◉社說

整頓官吏及增俸問題

阮伯卓

近日我南人有人獻言於保護政府。請盡罷安南官吏。而純用大法官吏。噫彼爲是言者。無乃以此獻媚。或可博政府之歡心乎。然其寔則誤認保護政府對於安南行政上所取之目的。故進讒以求售。而其人之輕蔑其祖國。鄙夷其同類。愛國心之冷淡。殊亦可憐矣。夫以**安南人治安南人。乃保護政府所懷之目的。**惟當安南人政治之見地當淺狹時。則設學堂以教之。日日提撕而指劃之。使之先有治法。繼有治人。達到此目的而後已。**強奪安南官吏之政治權。保護政府無此等野心也。**彼爲是言者。蓋亦摘舉夫安南官吏之一二弊政。求引起保護政府之聽耳。然試思之。因公肥私之弊。雖現日在所不免。但不可援此而謂安南人之無道德心也。亦不可援此而概論安南官吏之盡無道德心也。以數千年故國。歷代賴聖君賢佐之澤。維持以有今日。至今考歷史上。猶有所謂舊體制焉。舊政治焉。而此舊體制舊政治。亦多可參酌之。以爲施行新政之助。非我南種族有能施政行治之特點。曷克有此。獨不觀沙露全權大人在巴黎之演說。其間歷舉我國民族舊有之文明。令人聞之。不忍以鄙夷視。可概見**我國數千餘年之團體。亦已能創制立法議禮考文。形成爲有秩序有紀律之一團體。**而非是肢行喙息蠉飛蠕動之儔也。但今人之不能與古昔若。特不過時勢一變。舊道德與新道德方代謝之交。則其國民資格。多有間雜不純之點。譬之有佳樹於此。其根已古。今一旦移植而培養之。方其移植時。不免枝葉稍現憔瘁之光景。然一經元氣回復之後。則復秀美繁茂。而生出無數之好花美果。不可以其

憔瘁而拔樹以去之也要而言之。安南者一美樹也。保護政府者。正輸運歐西化學之料。以灌漑培養安南之美樹之老圃翁者也。故保護政府如能熱心以陶造安南人之人格使之得完全政治之知識。安南人果能專心一志以承受保護政府之教訓。而不斤斤然抱守舊有之惡染陋習。以爲此美樹之蟲蠹。則安見人材之不輩出。而國運之不增光者哉。試觀爭戰沙場。乃世間之難事。然一自南人受大法軍事之教育至今猶能有千百健兒肩槍腰彈以從事於歐戰場上。此亦足證我南人之人格無異於各國人之人格也。保護政府深有見乎安南人種之特點。故慨然以先進向導自任。今日改一弊政。明日立一新法。蓋欲以此協贊我國君主。提挈南國臣民。並進於文明之域。凡事無不因其舊有體制者而整頓之。始終丁寧在作成人國之一念。而其間別無他用意。前者姑勿論。計今一年間。沙露全權大人。再蒞我南土。爲南國整理各重要之問題。已彰彰在人耳目。非記者所敢懸空寫出也。今單就官吏之一問題上論。全權大人已議定開法政學堂。以增進我國之官吏資格。楊子法言曰。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沙露全權大人亦日惟望安南官吏之類我類我。久則肖之以分我重任耳。即如北圻新律之法院編制。其間第二級駐省審判官。以公使官兼任。然此不過因當時安南法律學之人物尚少。故暫時以大法人代勞。待到法政學人材輩出之後。則此第二級亦安南人所當有之職責。非政府有所岐視也。現今全權大人之政見決然欲整頓官界以統一國中之制度。但中圻一境。猶用舊律。故中圻官吏問題。尚礙難擬及。他若北圻官吏。則因新律之既頒行也。全權大人及新任統使

大人聖什弗雷公(Bourcier Saint Chaffray)已商定於一千九百十八年正月為始。**北圻境內。增加官吏俸。**據確寔政聞。則因明年轄內府縣官兼任初級審判官之職。其責任較重。故月俸亦加至二倍。類如第三項縣官。從前月俸約四十元。至明年正月加至八十元之譜。餘以此類推。若按察官則只有第一項而無第二項。然此亦不過暫時因經濟及種種問題。暫為增加已耳。待到二三年後。法政學生之卒業。既有其人。則斯時也。凡由法政學出當府縣職。及其他各府縣。皆一致給以厚俸。例如縣官最少者其月俸亦在一百元以上。蓋全權大人以為**欲養安南官吏之廉德。必增安南官吏之俸給。而欲增安南官吏之俸給。必增安南官吏之法政學程度。**記者切望後起之官吏。其亦因此時代。而奮揚砥礪。洗舊染。沐新化。以養成良好之做官資格。無使獻讒者得乘間而入。以詆毀其千年故國之眞面目也。

△官吏之美德及官吏之威望

（太憨生來稿）

前日鄙人得與貴主筆一席話。閣下始終反對請罷安南官吏之說。鄙人亦深以為是。然鄙人竊有進者。今閣下所謂保存安南官吏者。是保存其虛名。抑保存其寔際乎。夫政治前途。以謀人民幸福為至要。吾儕所望於官吏者。在寔際耳。故維持之。惟恐不固。若只區區保存其個人之勢利。使之長享特別之富貴。此則非鄙人所敢聞也。鄙人今有平情之一語。為我國人陳之。

夫官吏何以當重乎。惟官吏之美德是已。存此美德。在乎清廉。反此美德。則謂之貪冗者也。世之論官吏者。無不重清廉而鄙貪冗。然徒知清廉之為美德。而不知清廉之何以取得。徒知貪冗之可賤。而不知貪冗之何以難避。此亦未為察本推原之論也。夫丈夫出身行政。上之以謀國家之進步。下

之以計人民之幸福。誰不欲博得清廉之名。垂之不朽者乎。試觀各衙署之楹聯。無不大書特書﹕臣心如水〞之一語以表白其皎雪明鏡之節操。談及楊震四知之故事。皆欲奉為典型。偶聞民間疾苦災患之痛。則惻然心動。嗟乎此而謂官界之無良心哉。良心若是其富。宜乎清廉之效已嘖嘖在人口碑矣。然熟察之則良心與寔際幾若與之相逕庭者又何也。奉讀我　皇上勸循良之諭文。及沙露全權大憲在南定城之演說。一則勸之以廉平勤幹之令德。一則孜孜焉講求養廉之道。觀此則上人所以激勸臣工者。無不至矣。誰無良心。能不觀感而思精白承庥。以克副上意者乎。然其間復有何物使之窒理存欲。離正入邪而不自覺者。此則不可不深思之也。夫美德之所以能成就者。雖關乎人之良心而必有關乎人之境遇。況乎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穢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是以官吏清廉之效。渺渺乎如夏雪晨星之不可得者。蓋因直接間接之關係。而不可全為官吏咎也。今余請推原官吏之心境遇境而歷舉之。

一則屬於做官之見解也。昔之所謂官者民之父母。官既儼然以父母自居。則當盡其為父母之責。愛之護之。乳煦而鞠育之。求我赤子之安寧耳。為父母而殘賊其赤子者。非大惡極奸不出此也。此做官之見解。能令人易以修德也。今則不然。誤解於權利之說。而官與民立於相對之地位。做官者不過謂我亦謀生之一道耳。既挾官以謀生。則凡可以得吾權利者無不為之。而義務上則置諸不問。我非彼父母。彼非我赤子。物競天擇優勝劣敗。此公例也。利用此公例。以塡塞我私欲。清廉於我何用哉。

二則屬於名譽上之不足相償也。世間無論何等人物。凡所修為事業。無不有希望之一念。以策我

前途。農者執耒耜於畎畝間。必有樂歲豐收之希望也。商者爭貿易於市場上。必有財源日進之希望也。仕者不能與農與商爭富利之門。委身以担社會之一份事。其所得者無他物。惟有區區名譽二字而已。古昔辰代。名譽之觀念重。一有清廉官吏。社會無不欽奉之爲萬家生佛。一路福星。及其田園歸休。清白家風。亦足見重於當世。宜乎厚幣黃金。不足以代世間高尙之眞價也。今則不然。道德爲芻狗。金錢爲神明。凡囊中所少者阿賭物。則不足以爭交際場中之體面。而品價之高下無論也。夫清廉之結果。只爭身後之品價。而社會之不見重。則一生希望有何得乎。此所以難乎勸人爲善也。

三則屬於民智之黑暗也。文明國民。人人皆曉然於自己之權利義務。故縱有貪官汚吏。亦無能施其奸。若我國民則不然。一入公門。則無論事之是非曲直。以要財受餽者乃官吏當得之利權。以獻賂引贓者乃人民所當盡之義務。暮夜伺候。惟恐其呈禮贈物之不得達。甚至匍匐伏地而上之。若此則雖有稍存善念者。亦不免見獵心動。黃金黑心。而難守其光潔無瑕之白璧矣。此由民智之太低劣。而致難以清廉之效期之官吏也。

四則由於家族之所迫也。一子受恩。全家食祿。古有是言矣。斗升之奉。此屬於孝道。正有祿位者當盡之天職。若夫家族之間。亦有辰多爲官吏之擾。國家所計俸者一人。而親戚皆有庇廕之觀望。或請隸於部下。以謀口糧者。或受賄於他人。以求成事者。而其他困窮之乞救濟。患難之求拯援。又無論也。況夫身既居官。則妻子不肯以儉約自晝。居處不華。衣服不美。則入門見謫。固爲有血性男子所厭聞。一月間所得之身價幾何。而楚歌四面。紛如其來。能不令人當設計以求補救也。夫黎庶者疎也。親族妻子者親也。取於疎以給於親。亦未爲有悖於公理。此所以由家族之擾。而難以清廉之

效期之官吏也。

然則爲官吏者。可不以淸廉是務乎。吾知夫執此語以勸官吏。非惟難於入耳且從而毆罵之矣。蓋官吏之責以懲奸戒貪與利除害爲職也。貪民奸盜官吏猶且以法馭之以德化之。而何况於自己。但無奈目前迫於外來之境。而一誤再誤。浸假慾壑難塡而初願全失矣。今欲全此初願則爲之奈何。試以現時之改革要政觀之。沙露全權大人及北圻新任統使大人已議定增官吏之俸給及頒佈新律矣。想斯時也。則官吏自家之經濟可裕。而人民對於法律之界限淸。或可由此而弭前日之弊乎。然鄙人有未敢必者。蓋竊思無以監督之則不能迫之使人改過而遷善也。監督之道若何。嚴馭吏之條是也。或者曰。唱爲是說。無乃增官吏之惡感乎。余曰否也。國家馭吏之嚴。則凡做官者。亦所樂贊成而無一毫之怨懟也。何也。馭吏嚴。則非惟使人知所監戒。而居官者亦得藉口以謝却其親黨朋友無味之擾索。妻兒子弟逾分之奢華。內以正己。外以正人。所獲益於官箴非鮮也。記者曾聞友人述官界一二故事。可爲今日居官者之右鑑。昔有某赴縣尹之職。一族弟來乞貸某只給以路費。且戒之曰。後毋再往。否則余將不門納矣。其友責之曰。君若此待族弟。無乃太薄乎。某縣尹答曰。吾寧薄於族弟而不可開罪於一縣之民。吾一月所入者。不過五六十元已耳。仰事俯育。猶且不繼。何况親戚。且人各執業以自謀生活。日日事救濟。則日日事貪冗而受我之救濟者。終以恃賴求生活。一旦我以官玷獲罪。彼以無業致困。此非惟不能自保其身名。幷不能自愛其親族也。故我之薄於族弟者。一則養我之廉德。二則勸勵彼等自立之性質也。又有某官將赴任時。招其妻子而語之曰。汝等須知我今日獻身於社會以服官職。此不過就資格之所近。担一份責任已耳。我不能爲工爲商爲農。以裕自己之生計。食國之祿。謀國之事。猶恐祿不稱職。吾妻吾子。欲豐其衣服厚其居

處。則當於官俸之外。謀擴充之商也農也。自爲計可也。不然。坐待余養。則當就月俸上先爲之預算表。豊耶嗇耶。僅此數耳。若儉然爲官家婦。爲官家子。與世俗競奢華。而使余一人蒙不潔之行。受官紀之懲罰。則無寧使我掛印歸田。居貧食賤。共之可也。噫之數人者。其自謀之境界。清乎得清廉之效也。

要而言之。世人固有蹈不美之惡名。而奉一己之揮霍。此無足道。若夫因情之所難忍。勢之所迫至。而甘以白受塵。以清取垢。視名譽爲消極主義者。此亦官界之苦衷。而其先謀之不善。亦可哀矣。故欲作善者。必先計其作善之地步。歐儒亞里士多德曰。〝人必養生之道已足。而後有高尚之思想。〞鄙人有一語以忠告曰。凡今日做官。要宜先清自己經濟界。然後可以養吾德。某某之待其族弟。語其妻子。誠亦可引爲官箴也。

吾儕奉讀本朝　翼尊英皇帝御編　慈訓錄一部。其間恭紀　章皇后之各　聖諭。則諄諄然以官吏之害民。廉恥之道喪爲念。如錄中第一卷第五頁奉　聖諭云。〝君門萬里。貪蔽成風。及至上聞。萬不得一。此而欲辰和年豐。民安盜弭。烏可得也。且此輩喪盡廉恥。止知肥身。不知爲國。將焉用彼。但弊如鼠穴。塞此漏彼。當以漸革之。隨發隨懲。無少曲貸。庶幾少止。〞又第二卷第二十二頁奉　聖諭云。〝聞候補諸人。何係有錢財者。則得先補。或得美缺。無錢財者。終於淹滯。官吏不廉不公。如此何以致治乎。〞又第二十七頁奉　聖諭云。〝官之廉貪。皆本於心。雖士夫亦多毀譽。亦莫畏改。〞又第三十二頁奉　聖諭云。〝外官多有饋遺。又是簡逸致人多欲焉。〞又云。〝聞外間凡事皆要饋遺方清。否則留難。且人之廉貪。本於其心。縱有加俸。而貪得無厭者。亦不知止。誠法禁所不能施。此風殊可惡可戒也。〞第四卷第一頁奉　聖諭云。〝今凡大小官員。莫不因大小事取利。所欲無厭。

積弊難除。若能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一秉公忠而行。則事無不理民無不安矣。》又第十一頁奉聖諭云。》古來官吏惟貪之一字未除。蠹政害民。莫此爲甚。間有每求外補。至則運回。不知其幾。此非取之於民而何。然而不義之財。亦不能久。不數世卽已蕩盡。子孫困窮。爲天下笑。曷若行乎仁義。流澤之爲長久也。》第二十四頁奉　聖諭云。貪官汙吏。多有因事取財。聞之則亦可惡。求之則無迹。巧於遮飾。競欲自封。》又第二十六頁奉　聖諭云。設官分職。所以佐君治民。所當憂愛公忠。惟思不負其職。乃每聞官吏多有貪墨。凡事無不取賄。騙人財而枉法者有之。或強奪而不理者有之。甚至到人家而要索。全不少顧廉恥。但知益已。遑恤人言。故諸大臣田園家屋不可勝計。此從何而得。莫非民之膏脂。》綜上觀之。煌煌哉　聖語。其誠爲我國做官者之金科玉律乎。

雖然做官而祇有清廉之一德。亦可以盡官界之義務乎。余曰否否。古語有云。以無祿而益國者世有之矣。未聞食祿而無益於國也。夫國家何以取民之賦稅。以養官乎。爲其人有利民濟世之才也。使有一官焉。餽贈無所授受。清白心事可與天帝知。而民之疾苦。不能救也。事之曲直。不能理也。炤例上堂。批發了事。吏屬舞弊於下。盜賊橫起於閭里。民之顚連號泣。置之不聞。若此則僅以清廉爲務。有何益乎。昔孔子辭齊景公之廩丘。出而語弟子曰。君子當功以受祿。夫無功而食祿。此已可謂之不廉矣。尸位素餐。昔人以爲鄙。故竊望做官者。當從自己之祿位。盡自己之天職。此則對於我良心。方無所愧怍。不然以偶像而歆人祀。牲粢玉帛。雖曰禮也。而非民之膏血乎。

且鄙人竊有思者。官場中而苟有貪冗之一人。則非惟得罪於朝廷。於政府。於國民。而且又得罪於本身。得罪於同業。何也。昔時官界之聲望。其莊嚴也何如。而今則每況愈下矣。間嘗聞西報所以排斥我國官場之弊習。無所不至。因此一惡點。而致使他人誤認我國人之無道德心及遺傳制度之

不足見重於世。雖置議殊爲過當。然試舉官吏之性質。以代表國人之性質。則竊亦無辭以辨之也。況乎因此而思裁減南官之權。浸假而威權全失。上不見信於政府。下不見重於國民。則雖有正人君子。欲爲斯民謀一分之賜。然威望失而效力薄。亦難措有用之才。此可爲官界一危矣。且我國凡上流人物。多重道德而薄權利。古今循良官吏。亦不乏人。而社會上對於官界之感情。亦不致於淡薄。鄙人著是篇。非敢有所詆毁。但爲官界之前途計。爲官界之名望計。故獻忠納諫。以求保全我國官場至高尙至莊嚴之體統。雖知直諫者易招怨言。高者必獲罪。然竊思與其既開他人毁謗之門。無寧採納芻蕘之爲得也。

本報特別啓事

本報創辦伊始。祈買全年報份列貴。至茲期宜惠付買報現銀。凡買芒多寄銀者。宜題交印館主人黎文福認可也。此佈。
再者凡本報寄送而非贈品者。皆視爲全年報份。倘至西曆十一月而未寄還者。本報另委電局來取。其費損當由買報人担承。此附佈。

南風雜誌謹白

◉ 關於我南律學者須知之各問題（續）

阮伯卓

△ 法律學

前章謂民當知律者。蓋謂通常之國民。當熟知有法而遵奉之以履行國民之義務。至若法學一層。則又爲專門之學科。研究精密。以求深透乎法律之眞意也。日本法學家中村進午氏。有劃明法律學之分類如左。

一基於土地之分類。　依此分類。則有別之爲全體法學及局地法學之兩種。全體法學者。通於世界萬國之法律學問也。局地法學者。限於一國或一地方之法律學問也。蓋先考各國法律共通之軌轍。繼之考自國法律成立之要素。此研究法學者之所當從事也。

二基於時代之分類。　依此分類。則法律有分爲古代法學及現行法學之別。但憑此法學而考察於法律歷史上。以爲將來立法之地步。則其關係極重要。若祇論考究現在及過去之法律而止。則無關重要也。

三基於法律現象之範圍之分類。　依此分類。則法律學有分爲普通法學及特別法學之兩種。普通法學者。基於法律之諸現象而研究之也。例如法學通論及法律哲學者是。特別法學者。則僅對於特別之法律現象而研究之者也。例如研究民法上。刑法上。及行政法上。各有如何之性質是也。

四基於研究法律主義之分類。　依此分類。又可分之如左。

(甲)　自然法學。　即謂法律上之原理原則。自先天的存在於宇宙間。爲學者所當研究也。其

大體有三種。一　純粹自然法學。二　理性學說。三　人性學說。

（乙）註釋法學。即解釋法律之文字意義。欲因之而發見法律之原理原則也。

（丙）分析法學。即取法律之要素而分析之。以窺其原理原則為研究也。

（丁）歷史法學。即調查沿革的法律上之現象而因之以研究法律之原理原則也。

（戊）比較法學。即據各國現在之法律。或在一國內各地方之法律互相對炤。以研究法律之原理原則也。比較法學之研究有分為三種。

（一）為法系的比較。蓋溯世界各國法律發生之系統而差別其異同之點者是。

（二）國家的比較。蓋就各國特殊之風俗習慣氣候之差別而考究法律之主意。

（三）人種的比較。雖近世人類之團體既發達。法律已成為國家法而非屬於人種法。然欲探法律最遠之根源。則不可不遡法律之根本於人種法。以為之比較的研究。其方法以人種之區別為基礎。例如比較西歐人種之法律及東亞人種之法律。而研究其同異也。

第三章　論立法與行法之分別

▲立法權及行法權

法律者以一國中人民共同趨向之公理而設立之也。然勢不能使舉國之人。都聚首於一地。以參預立法。於是乎立法必統屬於主權。主權者隨其國中之憲法而定。專制之國。則法律自君主一人創立。使國人奉行。君民共主。或民主之國。則法律由議院會議。表決後則由國中之元首（或君主或總統）頒布而施行。創定律例者。即謂之為立法之權也。

法國自革命後。分爲二權分立。卽爲立法權與行法權。立法權者。制定律例之權。行法權者。施行律例之權。而行法權又分之爲行政權。司法權。今試表而示之如左。

國家
- 立法權
- 行法權
  - 行政權（卽該治衙門
  - 司法權（卽審判衙門

凡行政之權。只得炤從立法權所擬定之制度遵行而已。行政原不得干涉司法之權。蓋要在使司法得獨立以秉公奉法也。

其屬於分定國中各權之制度。卽謂之憲法。

據法國最後之憲法。則其定立法權如左。

（甲）法律起草之權。屬於總統及上下兩議院之議員。

（乙）律案則或先遞呈於下議院或上議院皆可。除屬於財政之律案。則宜先遞呈于下議院。

（丙）無論何律案。不由兩議院之決議。則不能成立。故法律以兩議院之議決爲完全。

（丁）國律既由立法權決議。則必經宣布而後可施行。而宣佈之權。則屬於國之元首。

罷律者。設立其與舊律相反之新律也。罷律之權。則屬於立法權。

▲司法權

據如上所言。則其監督施行法律之責。乃屬於行法權。而只屬於此權中之司法權而已。

依歐洲昔辰遺傳之俗。則常塑一偶像。以形容司法之權。這偶像一手則持天秤。一手則按利劍。天秤者乃持平之表號。可以爲審判官之規鑑也。利劍者乃猛力之表號。以之助施行之勢力也。有秤

而無劍。則謂之無權。有劍而無秤。則謂之武斷。

犯人得罪。非得罪於審判官也。乃對於一國中之人羣而得罪也。然勢不能合一國之人羣。以判决其犯罪者。於是乎委之審判官。審判官乃代表人羣以行其職責也。既爲人羣之代表。則當有奉法之特權。無論何級人。决不能以違法事而使犯審判官之權。即自巳亦不能以私意而違越乎法律。是故謂之司法。

審判官於受理以究處訟事辰。則大要有左之場合。

(一)屬這事物。而對於律有明文之辰。則審判官只遵律擬處。不必與自巳之良心相商確。縱心中不以爲是。而法律决不可違。蓋審判官之設。爲其遵律也。非評律也。

(二)屬這事物而律無明文之辰。則不可委之無律而置於不問。斯辰也須以近似之條律。推類而審究之。苟無一律可以推類。則當憑之公理。然此等審究法。决不可施於刑事之訴訟。法國之刑律。以《罰人須有律》之一語。爲不易之法。然則屬於刑事。凡律無明文者。則犯人得以免議。

(三)這事物雖律有成文而未得明瞭之辰。則審判官宜推演律義。即就自己所當審究之事物而定其律義也。

凡各審判衙門案文中所當結擬之事物。而大抵傾向於何等方面者。則可綜而謂之爲《經驗成法》。此經驗成法。亦多足以補正律之缺點。

(未完)

《改正》本誌第四冊漢文律學目第百八十七頁第八行　本朝　世祖排工誤印太字請改正爲世字

◉文學

△論南國百年來學術之變遷及現辰之改良方法（章民）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本朝儒學之特色及其全盛辰代　第三章　衰落辰代
第四章　西學之初期及其勃興辰代　第五章　儒學及西學之長短得失
第六章　改良方法　第七章　結論

◉第一章　緒論

國烏乎恃。曰民。民烏乎可恃。曰德、智、氣、三者闕一不可。其平居也。驩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其有事也。盡其誠以相周卹。竭其力以相扞衛。是之謂民德。能自謀生活。自求幸福。不必倚賴。不廢義務。是之謂民智。合德與智。而氣生焉。以愛國之熱心。行保國之責任。雖千撞萬撼。而莫之或奪也。是之謂民氣。登乎尚哉。一國之民。而能具此三者。其國之榮耀幸福。宜何如哉。雖然。厥初生民。天固未嘗以此三者。全而畀之。其必在有生之後。有以陶鑄練成之。而能如是也。是在學術。

然則學術者。誠一國之民之要素也。惟學然後能增進其人格。開通其智識。充裕其能力。以爲自強其國之本。故欲覘一國之強弱文野。皆於此焉求之。一國之民德、民智、民氣。能完全無缺者。則其國之學術良也。其有之而不完全者。則其國之學術不良也。至若無學術之國。則其民之於此三者。不啻拒而離之矣。國烏乎立。

嗟乎。吾國今日之民德民智民氣何如乎。其完全而有之乎。抑有之而不完全乎。抑盡而無之乎。是殆難以一辭決也。惟是南國者。爲千年來之故國。從古哲人君子代有作者。今姑勿具論。　本朝統

一。南北百餘年以來。於其中間。忽有大法以為之保護。馴至今日而吾猶有所謂道德。有所謂法律。有所謂風俗。有所謂言語文字。吾儕固巍然安南一大民族也。此固可為大法寬洪大度以人道待人之一證。而亦由吾國從來之歷史中。原有一物焉以灌注之維持之。而後有此。此則不可誣也。由此言之。吾國不可謂為無學術之國。斷斷然矣。然其學術果可謂之良美乎。吾人果可確守之而不變乎。此一問題。不難返觀之社會之現象而解決之。數十年來。生計日形其窘迫。風俗日趨於壞敗。使無保護國以代為之生聚教誨其流之弊。尚未知胡所底止。夫孰非吾國之學術。猶有與辰勢不相適合之點而然乎。近來國內無論官吏士庶。凡既曉然於本國之情勢者。靡不萬人一心。欣然奉大法國為師。冀以其良法美意。為我之救藥。其用心良厚矣。其目的眞確乎其不可易矣。顧亦嘗於大法所以富彊之由而三致意焉否乎。夫兵力之彊。商業之盛。技藝之精巧。政治法律之優美。此大法之所以稱雄於歐洲也。斯固然矣。然其所以致此者。其權輿蓋在於數百年前有多數之碩儒鉅子者出。而提倡之組織之。莊嚴之以成一最高尙之學術。而後有今日之大法國也。故今日吾國欲輸入大法之文明。則當先輸入大法之學術。何以故。以學術乃文明之原料故。雖然。凡治病者。必當知其病之所在。而後可以用藥。故欲輸入大法之學術。又當先瞭然於本國之學術。今請略將百年來變遷之大勢而條論之。

● 第二章　本朝儒學之特色及其全盛辰代

我國與亞洲文明最古之國之中華。地勢毗連。中古時代。我曾為所內屬至十世紀之久。故凡一切學問。皆自彼焉輸入之。溯自二守南來。以詩書教我民。寔為我國儒學之起點。自時厥後。以迄獨立

時代。挾之以君主之勢力。而儒教之範圍日以浸廣。迨及　本朝。始達於極點矣。　本朝儒學之特色。比前代有優者數端。一則教義之統一也。陳時號稱尊孔。而崇佛之風猶盛。至於李試三教。則道釋與儒並行。而丁黎之專尙佛。更無論矣。　本朝列聖。一舉而廓清之。舉一國之臣民。而納之於一尊之下。二則文化之廣被也。有黎以前。儒教所及之區域。只在今之北圻。及中圻之北數省而已。本朝肇基順化。日拓而南。時有朱明亡國遺民。義不臣清。相率來附。如陳上川鄚玖之流。皆中朝儒裔。則利用之以爲開化南方之向導。曾不百數十年之間。舉占獵荒陋之舊俗。而文明之。迨高皇帝大定以後。而南方文化幾與北並矣。三則著述之富也。自李迄黎六百五十餘年。今其書見錄於文籍志者。存亡無慮百八十餘種。其間僧道及雜流之書數十種。其爲儒家所著述者。約百五十種而已。　本朝嘉隆至嗣德中年。纔五六十年耳。而著述之數幾半之。嗚呼盛矣。惟其有此特色。故此五六十年間之儒學。誠足爲吾國學史上放一異彩。而本論中所稱爲全盛時代也。請於下文詳論之。

黎自中興以後。國權劃而爲二。鄭氏主於北。　阜阮主於南。其時北方學術浸微。而南方則尙屬胚胎時代。迨西山亂作。南北俱困。海內之學子。失其所業者。殆數十年。而學界之黑暗極矣。雖然。當時之抱絕學啓後人。以爲將來　熙朝振興學術之聲援者。尙不乏人。如海陽之范貴適。乂安之阮光浹。嘉定之武長纘。皆當時師儒之表表也。　世祖龍興以後。之數賢者。其徒多爲名臣。各以其說。輔弼人主。於是立孔廟。興學校。置科舉。合南北之學術而一之。而我國學界大有披雲覩日之觀矣。明命以後。嗣德中年以前。名儒輩出。國運大昌。在朝多輔世長民之賢。在野多純德淑行之士。其代表此時代之儒學。在北圻則有何權。（河內人會元三甲贈禮部參知 有夢洋集巽甫詩文集行世）阮思僩。（北寧人二甲進士吏部尙書 有燕軺集及石農詩文集）中圻則有張

國用。（乂安人三甲進士刑部尚書精於理學有退食記聞集）范富庶。（廣南三甲贈叶辦大學士有庶園詩文集）南圻則有潘淸簡。（永隆進士叶辦大學士有梁谿詩文集）阮通。（嘉定擧人官廣義布政得革起復典農副使有臥遊巢集越史考略等書）之數公者其德度足以作師表其經術足以經世務眞古賢之儔匹。而非後世章句小儒所能夢見也且其時。二　祖一　尊。聖學淵懿。其對於臣民也作之君而兼作之師焉。

聖祖嘗厭科擧之文多浮鮮寔。欲廢之以別求有用之學。曾諭侍臣而不果行。此固吾國學界之不幸也。雖然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一時學者趨之。莫不黜空文而崇寔用。爭自濯磨以應上之求。吾儕雖不獲身親見之而至今讀其書論其世。猶能旦暮遇之也。

要而言之。此時代之儒學其大目有三。一爲自修之學。一爲經國之學。一爲文章之學。其自修也大都不出宋儒性理學、及明儒心學之範圍。其經國也。以中國古聖賢治法爲體。而採泰西新法爲用。至於文章一事。迥乎其駕陳黎而上之。如倉山方亭、臥遊巢詩文諸集。自成一家。雖唐宋大家。不是過也。且又有足多者。當時之儒學雖未能普及於國民全體。而鄉村之下。有所謂文紳會者。在在有之。類能以道德倫理爲鵠。主持淸議。影響所及。下流社會胥焉賴之。一時風俗之美。致有由也。嗚呼不其盛歟。

未完

啓事一

本報定於今年歲尾別印贈報一册。恭賀新年。以寄贈買全年報份列位。不取分文。這册厚約月份報之半。其間印出近來所投稿之詩文多篇。祈海內列君子。何係有新春詩詠。及各體消遣文藝者。幸快付到。以及登載是切。

◉科學

●飛艇

駕霧騰雲。扶搖直上。世人之結此夢想者。殆自有人類以來不知其幾矣。惑於神仙之說者。倡爲煉汞幻形諸異術。以求飛昇白日。羽化而仙。有明知其萬無可奈何。然歆慕之心。猶冀說食求飽。閉門著書。造出御風乘龍驂鸞騎鶴種種不經諸說。以資談噱。總之空思虛想。未曾得一見諸寔行。至十八世紀。乃有法人 Montgolfier 之二兄弟者。發明造汽球之法。能放行於空中。飛術蓋肇端於此矣。自時厥後。歐洲人士。或仿行此法。或創製新法。以研究飛術。相競爭。捐生命耗精力擲血產者。不知其幾矣。至於今日。飛術之研究。愈日愈精。其應用愈日愈廣。現時戰局。飛艇之價値。且占軍事上重要之位置。噫數百年來飛術製造家之步塵繼武。以成此偉大之事業。其雄心毅力。又何可泯沒也。今者數千萬飛行之仙客。當其翺翔天際。飄然如遊紫府而上蓬壺。回想昔時癡夢。一旦而身親見之。人類之才力。至於此極。不誠顧盼自豪哉。

本篇先述歐洲各國飛術發達之歷史。次略敍各種飛艇製造之式。而結論其應用於今日之戰爭。

(甲)　論飛艇肇端於汽球

汽球之發明。　未有輕汽球之前。吾人對於天空。常發生無數奇想。或謂空氣之上層。亦坦如平地。過此數仞。有一層空氣。體積較輕。想可泳行。如在海面。又有耶教中人意大利之 François Lana。謂空氣中所載之各物體。常爲空氣之張力所浮。此張力隨物體之容積而大小。苟物體容積大而其中虛者。其受空氣之張力尤猛。必不下墜。其說蓋欲應用古時希臘數學家 Archimède 所論之原理

也。乃擬製四圓球。以極輕輕銅質爲之。中空。必受空氣之漲力而浮。可載人其上。不至下墜。算定欲載千二百西斤之重力。所製之銅球。必其中心之平行線得二十五西尺。而其外壳極薄。然慮銅球如此其大。而外壳過薄。必爲空氣所壓破。彼乃謂球形既圓。週圍受平均空氣之壓力。不至於破。觀此則當時物理學之尚多缺點可見矣。

後乃有熱汽球之創製始於法人 Montgolfier 之二兄弟。兄名 Joseph。生於一千七百四十年。卒於一千八百十年。弟名 Etienne。生於一千七百四十五年。卒於一千七百九十九年。同居 Annonay。以造紙爲業。著名於時。一日見爐中煙氣蓬蓬直上。思以大囊收煙氣其中。放而上之。必能高昇。乃試以紙爲囊。收煙氣其中。果放之而上。既乃以布爲一大囊。圓形。廣至一百餘尺。下置口。燒炭令煙氣入其中。煙氣既滿。囊自上昇。約得十分鍾。乃下墜近處。一千七百八十三年六月日在巴黎爲第二次之試驗。有貴族 Voirais 參觀。深加歎賞。以爲古今未有之奇製。Montgolfier 之熱汽球式。傳於各國。一時學者咸加注意。同時巴黎有一物理學家 Charles。深服此奇製。欲仿其式。乃製一球。中心平行線十三尺。收輕氣其中。又以漆厚糊之。防有外洩。是年八月十三日。陳列於巴黎之戰勝街。需五百斤硫酸。一千斤細鉄。以製輕氣。用一小管寔輕氣於球內。輕氣既滿。球徐徐上升。城內居民。觀者如堵。市長恐人民荒棄職業。三日後令移於隔城三里外之講武場。是夜 Charles 添寔輕氣於球內。明早試演。輕氣過滿。球之升力過猛。絕繩而飛。歷三千尺。時天忽大雨。觀者咸注目空際。衣服盡濕。而觀興不輟。此次球升約得四十分鐘。乃徐徐下墜。方其下墜於一村野。農人見之。以爲怪物。驚愕相顧。惡其不祥。遂折毀其器焉。此輕氣球初次出現之情形也。

汽球初次載人

自是汽球之試驗。每日愈廣。規制亦每日愈大。千七百八十三年九月十九日。

Montgolfier 兄弟又以一熱汽球外糊五色試演於法皇及諸貴族之前。欲證明所製之汽球可以載人上昇。乃於球下繫一吊床。置鷄及緜羊其上。放球而上。飛至五百尺之高。下墜時鷄及緜羊俱無恙。因是而知五百尺上層之空氣與在地面之空氣。無少差異。生物不至傷生。此時乃有汽球可載人上昇之觀念。十月十五日。有博物學家 Rozier 乘一輕汽球。繩繫牢固。放而上昇。無毫危險。自是乘球而昇天者乃踵相接矣。十一月二十一日。Rozier 又爲再次之試驗。且不須繩繫。上升至五百尺之高。約二十五分鐘。乃下墜於距此九百尺之地。安穩無事。一如前次。此次試驗。世人深加贊服。後此十月。Charles 與一友乘一汽球。上升至二千尺之高。

次年有一人製一熱汽球。週圍一百尺。高一百三十尺。上升至三千餘尺。

自是英美諸國。聞風興起。相率從事於飛術焉。英人 Tytler 於千七百八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在 Edinburgh 城公園。乘行一汽球。上升至三千五十尺。經此次試驗。英人咸鼓舞於製造汽球之事業。是年九月十五日。又一英人 Lunardi 試演汽球於英皇及各貴族之前。是球週圍三十尺。外釘棹一雙。備升降時帮手之用。上升少時。一棹下墜。觀者中有一婦人。誤以爲 Lunardi 墜地。驚愕失色。後得心疾。未幾而歿。

此次之試演後一年。繼起者爲 Blanchard。欲自英地之 Douvres 海口乘汽球越海峽而至法地之 Calais 海口。與一美國醫生 Jeffries 約定是年一月七日起行。半途下墜於彼岸之一林分地。幸亦無恙。六月十五日。法國汽球家 Rozier 慕英人之名。亦欲由法地乘汽球越海至英國。乃用一輕氣球。周圍三十九尺。又繫以一熱汽球。周圍十餘尺。調泄熱汽以助輕氣之升騰。令速力加倍。上升約半小時。熱汽球失愼被焚。延及輕氣球。二球俱成灰燼。而 Rozier 君不幸橫遭慘死矣。

自時厥後。或承行汽球。以究驗上層之空氣。或以感覺遊覽之奇趣。各國人士。不知其幾。有好奇之極。至於方夜承行汽球。放五色爆藥於空中。以造一趣劇。千八百七十三年。紐約城有美國數人。聞英法二國人試驗汽球既卓有成效。發一豪興。製一汽球容積至四萬方尺。欲乘行渡大西洋以至歐洲。當時博物學家倡為一說。謂一萬尺上層空氣有一種風常吹不息。美人信之。以為乘此順風。卽直達歐洲亦何難之有。及試驗無效。一時豪興。遂不得不捲入大西洋狂濤去也。

汽球之應用。　汽球之製造業。愈日愈精巧。後不僅以備遊觀。且應用及於人事。科學諸家。利用之以考驗專門之學術。或謂自千七百八十三年。汽球已應用於科學。然不甚確。據自千八百年後。有法國博學家。乘行汽球於空中。以考驗電學力學之理。遂倡為一說。謂地球之吸力去地面愈遠。則其力愈減。其說為時人所攻擊。後又有著名博學家二人Blot君及Gay-Lussac君。同乘行一汽球。以考驗前說。上升至六千五六百尺之高。化驗是層空氣。與近地面之空氣。亦無甚差異。乃知前說之不甚確。

後此五十年。法國又有一著名天文家。於雷電大風之夜。乘行一汽球。以考驗空氣中之變象。上升至七千餘尺。見寒暑表降至冰點下三十六度。

次年在英國發起一會。乘行汽球幾次。欲測知生物不復能上升之處。因悉空氣層愈高。熱度愈減。每高一百六十五尺便減一度。

然登空歷史中有一至悲極慘之事。則Tissandier與其友二人Sivel君及Crase君。於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同乘行汽球之事也。三人駕一汽球。翱翔空中。至二十二點鐘之久。初時於空氣熱度及諸風方向。攷驗多有所得。後上升至七千餘尺之高。三人漸覺昏眊。是層空氣極輕。其壓力與人身之重

力不能平均適合。血管暴漲。下地時惟 Tissandier 僅存氣息。其二友則瞑目不返矣。

近時用汽球以攷驗學理者。尚有一博學家德人 Berson。於一千八百九十四年。乘汽球上升至九千一百五十尺。寒暑表降至冰點下四十七度。爲古來未到之最上層。

又有一種汽球。名量空球(Ballons sondes)。不知何時出現。是球無人乘行。虛放空中。升至生物所不能到之最上層。以測知是層之空氣。球內置一氣壓表(Baromètre)。一寒暑表。附以一自記表(Enregistreur)。有一次升至極高處。視自記表。則高達一萬五千尺。冷達冰點下七十度云。

東西格言

政府之本職。在保護人民。使不蒙侵掠。（斯賓塞）

自由國多喧爭少痛苦。專制國多痛苦少喧爭。（加爾諾）

一國之政權。無論其在一人。其在少數之人。其在多數之人。但以公意謀國家之公益者。皆謂之正。以私意謀一已之私益者。皆謂之不正。（亞里士多德）

節儉之風。所以滋養國民。國民之生存長成。皆在于是。奢侈者。衰弱國民之大原因。甚可懼也。（巴克車）

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范純仁）

君子彊學而力行。珍其貨而後市。修其身而後交。善其謀而後動。道也。（楊子）

◉哲學

☯方法論　法國哲學笛卡兒先生原著

雪輝譯

第一章

天之生人也。賦之以形。予之以性。性即理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無智愚賢否之不齊也。吾人所恃以察斷事物分別是非者。全賴此固有之良知耳。夫良知固人所同具。乃其察斷事物也。常不能一致。或彼以爲是。而此以爲非。是豈人之智識有異哉。特所以用其智識者。人各一途耳。蓋見事理者智識之事。而斷事理者乃意識之事。故必善用其智識。則意識不得濫用其權。而一切迷謬乃不緣之而起。吾人察斷事物。非智識之足恃。惟善用其智識爲足恃耳。英雄豪傑。建大功立大業。而常不免犯天下之大罪極惡。緩步徐行。不爲岐途所誤。而疾走迷路者常瞠乎其後焉。

即如鄙人。非敢自謂完全智識超軼流輩。蓋所謂完全智識者。其思想必靈慧。其記憶必博洽。其考斷必精詳。非盡人而能之。至於天賦之良知。乃人類所以別於萬物者。故同具此耳目。即同具此良知。信如哲學諸家所云。凡物之同類者。其優劣僅屬於外形。而非屬於內體。鄙人亦人耳。智識何以逾人。然差可自信者。則鄙人少時。幸不爲他岐所惑。得循途守轍。推驗一切。以立一察斷事物之特別方法焉。雖綿薄之才力。局於有限之生涯。未知他時智識能如何精進。然恃此方法。吾之智識進得一分。便用得一分。雖以哲學家之眼光。觀察人世一切事業。都成泡影。然恃此方法。予已收獲許多結果。故一念及生平研究眞理之功。覺有進步。而私自慰藉。抱將來之希望。敢必人世事業。苟猶有一至高至貴之地。不至與藐小軀骸同歸于盡者。則予所認定之目的外。殆無他焉。雖然予未敢

決其無誤。或銅也而予誤以爲金。或玻璃也而予誤以爲寶石。予知人之察斷事物。其自以爲是者。迷謬一何多也。質之朋輩衆口縱無異詞。其可信者亦復幾何也。然予一生所經歷於學問之途。亦頗快意。欲揭出之以與世人共見。幷將予身世寫一幅圖。令世人縱其評論。於予向來研究眞理之術。又不無補益云。

是故予著是論之本意。非敢教世人以善用其智識之方法。寔以解明予所自用其智識之方法。凡人必自命爲有過人之智識者。乃敢立一說以教人。苟其缺點尙多。則欺人寔甚。然予之著是論也。不過如述一傳記。有善可從。亦有不善可改。以助世人之決擇。有益而無損。予誠寔之一念想亦爲讀者所共諒焉。

予自幼習文章。嘗得於人言一切人世有益之事。皆由文學而致。故予甚嗜學。然至於學業已成。時有名士之目。則予之意見忽一變。覺予心腦中有種種疑惑。回顧向來學問工夫。幾爽然自失。予所受學之學校。第一著名於歐洲。世界之名人學士。咸由此出。在學校時所有諸學科。予一一理會。甚至校中功課。猶以爲未足。凡有奇書異論。無不寓目。故於文學一途。予嘗不致落人後。雖同學中有袞袞大名者。其學力亦無以過於予。且現時學者與古人文學名家。殆不相上下。予乃敢以己例物。覺世界學說。無一焉足稱予之希望心者。

然非予有所不滿於校中之功課也。予亦知必通古語。乃能讀古書。予亦知傳奇小說。閱之令人爽快精神。予亦知史記中所載之豐功偉烈。閱之令人發揚志氣。而考往知來。因此識彼。又足以助讀者之判斷力。予知凡讀一好書。即如與當時賢哲晤。而予耳所得聞者。皆彼擇而後發之言。迥非尋常晤談者可比。予知演說學有感人之最大猛力。有悅人之最美辨才。予知詩學騷雅溫和。有無窮

興趣。予知數學有最妙之奧理。既能助好奇者以研究之資料。又能助藝術者以利用之成法。予知倫理風俗之書。於道德上多所勸戒。其影響於社會者至深且微。予知神學一門。導人以登天堂之坦路。予知哲學啓人以極廣大之理論。予知律學醫學及其他各科學皆足以引人於榮顯之途。總之世界學說。無一焉不足以供吾人之研究。雖至於極荒誕極迷罔之學說。亦當研究其眞價。令不爲其所誘惑。

予既通國語。讀古書傳奇歷史。一一涉獵。積有年歲。自覺與古時人物坐談。不啻親向各地游歷。以所得於各地風俗之經歷。察斷已國之風俗。尤較爲切當。不比僻處一隅者之吠日吠雪妄肆譏評也。然游歷太多者。對於己國。常不覺身如異客。亦猶淹貫古事者於時事乃不覺茫然。至於傳奇小說。杜撰成文。無一毫事寔。歷史雖號稱紀寔。而於當時事寔。或增或減。亦不能一一登載。故苟執歷史之衡鑑。而定處世之方針。其不陷於迷誤者幾何也。予於演說學詩學。亦所酷嗜。然竊以爲此二者由於所得之別才。而非關於學問之結果。人苟善能推理。善能闡發自己之思想。則其出言必娓娓動聽。雖吐納巴俚。辭令不必其工。無損也。人苟能以和平之旨演風趣之談。即可以詩家稱。雖不嫻於詩法。無損也。

予第一酷嗜者爲數學。蓋以數學之原理。極有確然不易之則。然數學之用。除藝術外。予未見其有何寔際。予甚怪以數學之基礎。如是其鞏固。而從來應用於社會者。未曾有高重之目的。

予於神學。亦夙所信仰。天堂之希望。予亦猶人。然予曾冥心探討。知登天堂之路。非專爲考究神學者而設。雖至愚極賤之輩。亦未嘗不得其門。至於尊教家玄妙之學理。導人以登天堂之方法。則多涉於高遠。超出乎尋常意想之外。令予不敢以淺見推測。竊以如此玄奧之學理。必有天授之神力。

或出類拔萃之聖賢。乃能從事推測云。

至於哲學。更有不足信者。試觀古來研究哲學之名家。幾多賢哲。而現今庶事庶物。無一焉能毫無疑義。不至紛紜聚訟者。予亦何人。敢自詡能破前古之疑。發古來賢哲所未發。則倚哲學以求眞理。不戛戛乎其難哉。且觀各哲學家。常有同時考論一事。意見之相岐者。不知其幾。而凡所發明之意見。揆之眞理。又無一中者。則凡以哲學察斷事物外觀焉而以爲眞者。予亦不得遽信其非僞焉。

至於其他各科學。原理既莫不由哲學而發生。基礎先已動搖。屋宇何由鞏固。雖此等科學學之常可以致顯貴。然固非予所願也。予薄有資財。不至以學問爲謀生之具。雖予不敢蔑視一世。等人世之榮華於土芥。然苟以虛僞而獲顯貴。予寔厭之。若夫荒誕迷罔之學說。予已盡得其眞相。不至爲占星煉汞之邪術所蠱惑云。

職是之故。予甫及出校之年。卽與文學謝絕。慨然欲研究心身之學。覽全世界之一大部書。予於是將余青年時代之歲月。盡用於游歷。所到之處。朝廟軍營。一一流覽。各色人物。咸與之交。逐境推驗。凡觸於吾身者。余皆自身體察。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無往非學。亦無時不學。蓋嘗竊以爲人之察斷事物。凡自身上事。有利害密切之關係。一有迷誤。斯切膚之痛隨之。故其觀察也。常較親切而著明。不比文學之士。紙上空談。對於自己。已無必要之研究。常有愈爲大言臆說。乃愈詡爲理想之新奇。余則凡所察斷。皆立於主觀。以身爲體。以事爲用。只求吾之良知。是非不昧。得恃此爲處世接物之成法焉。

當余之徧行游歷也。各民族之道德風俗。固未見其完全盡善者。只見每民族有一民族之特別制度。亦猶哲學家之談論。人各一是。余因是而知吾人之意識至無定也。常有此民族公認爲是。而他

民族却斥其非。凡拘於習慣之見解。皆不足深信。余因是而凡謬誤之思想。足以昧吾瑩然之本體。令眞理爲其所蔽者。漸袪除淨盡。以復吾本心之良知。余所得於游歷時之經驗者如是。後余乃決返求於余之良知。盡注精力。以擇一可循之正路。較之足未出戶庭目未出書卷時。余竊以爲其效力加數等矣。

（第二章下期另續）

按笛卡兒之說。與古時東儒天賦良知之說。無少差異。天賦良知。盡人所同具。但爲物欲所蔽。良知之本體。不能十分瑩徹。學問之工夫。所貴克去物欲。以復此良知之本體耳。觀此則東西學說。本無二致。但東儒偏於道德。不曾用心求一正當之方法。以推究眞理。且東儒於眞理二字之觀念。解釋不能明白。西儒所謂眞理。東儒常混解爲至道。至道者乃道德極高之標準。而非事物確然之定則。以故於格物方面。東儒不如西儒之詳。讀笛卡兒先生方法論之第一章可見矣。先生之求學也至其誠。常以爲人各具有良知。而不能善用其良知。以推究眞理。故慨然欲求一正當之方法。以善用其良知。既博洽經史。又從事游歷。注意觀察吾心之良知。一舉一動。一觀一念。無在非學。如是者數十年。乃得一正當之方法。以自助而助人焉。

本章先生自述少時從事文學之歷史。因論諸學科所以不能盡信所以不足令先生躊躇滿志之故。誠寔之意。溢於言表云。

譯者雪輝識

◉文苑

●翼尊聖製詩集

命排法駕詣齋宮作三首

一病侵尋近十年。不圖今復駕言遄。太平儀衛咸觀國。悠久精誠幸見天。迓蹕叟童驚且喜。盈庭卿將賀還憐。手栽松樹干雲勢。瘦骨誰知老益堅。

養花天氣半晴陰。寒燠無偏愜衆心。長路旌旗風細引。曠年鑾輅晚纔臨。駿奔百爾應忘倦。鶴瘦惟余恨未仁。何日如人無小恙。親將玉帛慰丹忱。

甲戌年逢二月春。日逢乙酉先芳辰。百年典例還依舊。一旦人情恍若新。淡沲輕陰淸眩熱。廉纖細雨浥浮塵。憑車俯仰彌欣感。憂病如何尙此身。

淸明恭護　慈駕登舟曉發

花朝纔過又淸明。曉露晨風一路淸。歲歲導　輿瞻　寶宅。當年護蹕不勝情。

四月恭護　慈駕幸順安

首夏淸和今太熱。欲申夏淸必迎涼。海風有力臨行毀。天雨知辰潤去舫。遂向尾閭乖氣淨。歡邀初駕衆心望。年年施惠何嘗靳。未若眞膏一陣滂。

幸翠雲山

御橋解纜趁朝暉。數曲齊謳棹競揮。順直閘開千艇出。河中泓瀾萬山圍。雲繆嵐黛疑天近。雪迸風帆掠水飛。指認翠雲何處是。靑靑一點浴波肥。

翠雲行宮得雨

今年春夏最炎蒸。行幸頻逢好雨增。喜共官民消苦熱。隨車致雨謝誰稱。

又反前韻得一絕

何用隨車致雨稱。胡爲隨幸雨隨增。近山近海偏多雨。定是山雲海氣蒸。

河中道中

輿宅　皇南　帝命初。武功大定廓車書。江山天府雄龍虎。陸海神京裕米魚。風迭四方三伏爽。水涵萬象一泓儲。晚來朝返難描述。善畫新詩尚有餘。

夏夜

午闕鐘催刻漏遲。裁機人尚別金蓮。雖無絃管舒煩鬱。蛙鼓蟬琴借自然。

五月奉　慈駕幸順安

凉亭水榭總尋常。夏凊無如向海疆。黃雀風多催棹快。分龍雨浹靜沙飈。蓄蘭故事輸眞事。報麥新秧續往秧。且閱師徒時策勵。此行衆念未曾遑。

行宮侍　膳

茅簷竹檻古陶唐。浮李沈瓜未足方。遠對南山羅御案。近傾東海奉歡觴。休談竹篠金陵美。豈若椰漿玉液涼。願得萬年陪此席。喜知愛日倍舒長。

順安即景二首

空明四望水連天。山遠沙低靡障牽。十二時中風不絕。時疎時密到樓船。

俟得河清海不波。夏天差少易來過。北南商漕漁船集。入汛帆檣蔽水多。

石農詩集

遊浴翠山題石

一代升庵叟。千秋浴翠名。題詩猶岸石。臨水自孤城。山勢西南會。河流日夜聲。登臨懷古意。樓外夕陽橫。

遊迴鶴峯靈光洞

天外羣峯萬點青。夕陽城裏倚孤亭。山南上鎭開平楚。河水西條入大溟。石磴何年通鳥道。洞門終古閟仙靈。崖邊隱隱昌符字。細剔苔斑讀舊銘。

抵富川縣莅 有老隸逮事先公治縣者爲余縷述幼辰舊事不覺泫然泣下賦此記之

三十餘年事渺茫。白頭舊隸識驪郎。曾看晬日親提印。能說閭門夢遶腸。屈指我辰猶李下。傷心遺澤是桐鄉。終天風樹無窮恨。江上逢君淚數行。

抵家

喜極翻成淚滿襟。下車已過李家林。門閭感激皆君賜。弟姪驚疑變土音。情話樽前三爵樂。宦遊天外十年心。晚來出郭多惆悵。原上松楸對夕陰。

夏日村居卽事

高竹垂陰遶屋檐。疎簾短几日蕭蕭。一鳩破夢啼清晝。雙鷺依人立小橋。飯罷鎭心瓜乍熟。茶餘爽口芋初燒。幽窗客去渾無事。坐憶承明早退朝。

喝江舟中望柴山諸峯

少聞柴山名。覽勝發寤想。冥搜數十年。不曾索象罔。我行正盛夏。濁河雨後長。淸風相慰藉。中流盪

雙槳。傍人指柴山。咫尺大堤上。跋余向西矣。不覺心目廣。白雲乃蔽之。氣象渺莽莽。美人半面粧。但可鏡中望。相知未覿面。孤吟寄忻賞。今宵山下月。暫當稅塵鞅。

醉後遊柴山天福寺

不醉黃舍酒。不作柴山詩。閉戶談名山。安知天地奇。余生好清尚。邱壑夙所期。柴山如夢中。今日乃過之。未作柴山遊。坐談神已馳。有客饋嘉魚。高堂陳酒巵。中有柴山影。照地光陸離。兄弟歡宴會。深杯醉不辭。酒罷登車去。行行芳草陂。貪看道旁山。僕夫亦遲遲。路入圖畫裏。遠近行不知。小憩香海院。爽氣來搘頤。清風吹我襟。習習紅蓮池。老榕蔭廣庭。風蘭皆倒垂。野老指山門。上有嶺山祠。捨車過溪橋。躡石步傾欹。忘却行已高。萬象足下隨。俯見紅羅帶。喝水何渺瀰。洲渚勢吞吐。田野氣淋漓。千家傍山居。竹樹相蔽虧。池圃森錯繡。簷宇粲列碁。風谷與天市。未暇恣討窺。先訪徐公庵。細讀顯瑞碑。坐我鐘樓前。曠然心目怡。爲我煑苦茗。慇懃老禪師。和以鍾乳水。一吸清肺脾。悠悠行役者。斯遊匪所思。馬鞍近拱揖。鳳凰展羽儀。龍斗與花發。秀骨兼幽姿。側身忽四顧。撫景長嗟咨。天地佳山水。本非吾輩私。寄言斯山靈。東山高臥誰。泥塗視軒冕。吾心良所疑。物我皆性命。安能恝然爲。區區斯世心。或免小草嗤。他年志願畢。菟裘能釋茲。相顧領言意。聯步下翠微。父老走相送。却欲緩緩歸。不惜歸路永。但恐桑陰移。抵舍燈已起。山雲猶滿衣。

寄別原安定知縣宏福丁子佩

(子佩乃外姑之弟余亡室謝氏之親舅)

十年不到羅浮路。古木成圍水白流。故舊半爲泉下土。江山宛是夢中遊。斷腸客已沾雙袖。病脚君宜號四休。(子佩前官家居四五年矣辰方病脚故及之) 燈炧酒闌回首處。虛堂風雨夜如秋。

◉來稿

△本報近接應和府知府阮大人必濟以書致本報提論屬於法政學堂問題茲登錄之以公衆覽

(1)忝讀太平撫臺書。似乎法政學堂。將以醫官場苞苴之惡感。然此利己之心。霍布士(Hobles)謂爲政治之起原者。乃地球上人類固有之天性。教化弗能變。卽法律亦不及防。而謂數年畢業之學堂。可能一洗而淸之。恐非衷情之論也。然則此學堂之設立。其目的將安在耶。舊學不適用於新政。而河南場旣罷試矣。將由襲廕而官之。則翻翻公子。難紹家聲。將由雜階而官之。則硜硜小人。易淆賢路。政府早慮及此。故必設一學級。以練成維使維命之人才。此乃理所當然。而勢亦不得不然也。

(2)據貴報所敍。堂中學生。或以普通法學。或以舊辰舉秀。各人充入。分科以教之。畢業。補各座參辨。及各司錄事。是則學生出於同一之學堂。而無同一之學識。幷無同一之位置矣。若欲出身做地方官者。須應京試。試題附有漢文。凡有法政畢業文憑者。必自家學習漢字。或赴京投監。以爲應試之豫備。此一段又若專爲參辨言者。不知錄事得預此選否。夫錄事亦法政畢業者也。政府旣爲參辨學漢字計。盍不爲錄事學法字計乎。似此扞格。想非政府念所不到。惟當靑黃未接。需才之慇。與憐才之意。交迫於中。故特爲此權宜之計。非已十分完善也。

(3)欲救此弊。必謀全國教育之統一。無論何等學級。均以國語爲課本。而漢字爲我國舊有之文化。須自初等小學兼課之。法字爲我國輸入之文化。須自高等小學兼課之。循序漸進。至中學辰。二者各已通曉。然後升入高等法政學堂。專從事研究法律政治。畢業充各座參辨。以爲寔驗之地。數年而後。政事諳熟。以次補用。不須京試。已得許多練達之才。況京試題目。將問以學堂已課之書乎。

則云如前。何殊於出校之考。抑問以未課之書乎。則洋洋滿紙。徒爲不入耳之談。是京試一遭。於事想亦無補。試觀英國政治學堂。課程有五。一外務。二政要。三地方民事。四核計征收。五出入款項。出館辰。會考一次。拔其尤者爲參贊領事。次爲各部司官。是不待覆試。已即補用也。

（4）或曰如子之言。是乃十年以後之事。若今法學卒業。都於民間所通用之漢字。尚未了晤。苟不遲以京試。使自學習。恐臨政辰。不免爲衙吏所欺弄。則如之何。答曰。不識漢字。而爲衙吏所欺弄。猶不識法字。而爲通事所欺弄。乃事所必至者也。然未參辦之前。寒酸本色。爲學頗易。既參辦之後。風流官樣。爲學較難。倘這學堂章程。定凡有法學文憑者。必須兼通漢字。始得入學。使彼自家講明。雖經籍未究其精微。而文字已解其意義。入學之後。兼法漢而教之。如此則升堂之士皆通才。而親民之責有良令矣。　駁之曰。法漢之書。汗牛充棟。今法學既未窺閫奥。漢學又僅涉籓籬。恐我國學界。從此退步矣。答曰。學必洞究淵深。是乃文科之事。而非法科之事。所謂法政者特研究法律政治而已。則凡外國文字與我國有密切之關係者。苟能解其文理。即可應用而有餘。噫今而後。我國政學。已成專門矣。文科亦將與寔科各門均放一大光線乎。吾輩當馨香祝之。　抑忝竊有進焉。高等學者爲完全之高尚教育。而中學則爲高等之豫備教育。忝舊學也。於新學之旨趣。多未領略。然每遊書肆。得窺泰西所謂中學教科書者。於普通之知識。固已無所欠闕。不知我國新學舉秀。果能具此學識乎。如其不然。而驟入高等學堂。僅研究政治之形式。是猶無知覺之機器。大輪小輪。輾轆環轉。振夫幾一放手。機便滯而不靈。傳云。登高必自卑。然則我國小中學堂。亦當一番整頓乎。是又一大問題也。

△答應和府知府書

阮伯卓

本報凡所建議問題。寔憑於理想說來。非敢以一言論家之論調。而可為行政之章程者。亦非敢以自家之武斷。而敢塞各大家之公論者。然竊思我國今日言論界方胚胎之辰代。當平心以相商確。或千慮之一得。則智者不應耳外置之。所以不惜絮絮。非有他意也。今何時耶。政爭世界。猛於砲火。國內之人。苟不順從新潮。從事政學。則亦難投身於世界之政治舞臺。而謀及福國利民的事。然無論其他。即欲得一官一職。助勞於保護政府。除却炤例辨公而外。縱保護政府欲委之以一新改革事業。使之便宜布置。亦不啻墜在五里霧中。此蓋由無政學之弊。吾儕亦不敢諱言也。今保護政府毅然設學堂。思授我人法政的知識。雖政學初萌芽時代。安敢必望其完全。然此亦可謂能樹我國法政學之前幟也。

據前月范撫臺之書。及今茲貴職所示之書。雖建議各有意見。然亦不曾以法政學堂之設立為非是。此可見其傾向則同。其相反者特不過支節問題耳。然則吾儕今日只切望法政基礎之成立。若夫用人手續。則隨乎政府酌量時勢之處置耳。前月本誌答撫臺書。亦已分析政學及做官二者之資格。今又讀貴職書。則恐於此二者之見解。前書或有不能盡者。姑附數語。從貴職書中逐款以略陳之。

(1)貴職謂法政學堂之設。祇為舊學不適用於新政。故必有此學級以造成人才。並謂法政學。未必能醫官場苞苴之惡感。此語誠為正當。雖然有國家團體。必有政治。有政治者必有政治之學。今日文明各國。從無有一國無法政學者。使我國不為法國之保護。而至今日亦不得不專設法政學堂以教之。蓋政學發明之時代。當有此等專科。非祇設一學級以練成維命維使之人才。如昔時之

候補仕宦各場已也。若然則切望學者無自限。不進一步以求政治之知識。而只區區於應用政府之命使爲已足。以蹈從前學做官之覆轍也。

若曰苞苴惡習。則誠不能以教化及法律補救。然除却教化與法律。則此外有何策乎。既無他策。則寧霑染之以教化。提防之以法律耳。

(2)本誌前著所敍堂中學生。或以普通法學或以舊時舉秀充入。蓋鄙人初時。亦竊擬如此選入學資格。則或可以節取舊界俾不至於廢才。然從今觀之。則學堂中全是選取法學畢業之人物。若然則貴職可無慮於學識之不同一矣。

至若謂學堂出身。或當各行政衙之參辨。或當司法院之錄事。蓋參辨與錄事二名詞。特不過因衙署各異而異其名稱耳。總之則亦同一參辨也。現日頒行新律。則法院中有錄事一職。其辨公位置。無異各衙之參辨。故本誌亦炤此名稱。換而言之則昔時之經歷職。非若現時各座所謂爲記錄云者。想貴職誤解錄事爲記錄。故有參辨學漢字錄事學法字之分說。

(3)貴職所敍謀教育統一之策。分小學中學高等學之階級學程。其主張甚是。然竊思我國今日高等之教育因教科書與教員之缺乏。故未能以本國之國語字而教之。則勢不得不用法國之文字而從法國文字以學高等。必擇法學精曉之人。以光陰有限。求學得一外國字之通曉。猶恐不及。何暇及其他。此漢文之必不能與法字並進。亦時勢之趨向使然也。漢文須設爲一文學專科。此屬別叚問題。茲不論及。若夫法政學卒業後。定補官之考試。而略附以漢文者。特不過僅求應用之知識已耳。政府設此問題。亦爲策勵參辦錄事諸人起見。而參辦錄事之研究漢字者。亦爲其利益於自己做官之寔際起見耳。

他若京試一層。則竊思此係政府從根本上整頓用人之途。其深意蓋有在也。前月答撫臺書。鄙人已略敍其京試之理由。今得貴職書。有京試想亦無補之說。鄙人請續前說而辨明之。

以做官資格論。做官資格與從事資格二者之差別。鄙人已於前書說之矣。且各國之用人也。不僅憑於學堂。而且僅於考試。英國則未敢聞。若就爲我向導師之法國論。凡各部用人。須由各部考試。非盡國內之學生卒業可隨便做官也。然遠者勿論。卽如保護政府之官職。凡充該治官者。必經一次考試。豈貴國各參辦無有政治學識可以次補用乎。而必出此者。蓋以其必經之階級也。此其考試之理由一。

以體統論。夫做官既不免於考試。則何如京試之爲合於體統。何也。我南人今日出身任一官職者。是何所屬乎。一則受保護政府之命使也。二則受本國　朝廷之品銜也。受保護政府之命使。則當經受保護政府之作成。故必於法政學堂學習。受本國　朝廷之品銜。則當受本國　朝廷之認可。故必於京中考試。此京試之理由二。

以其做官價値言。今日科舉既罷。使用人無統一之制度。則其後易流於混雜。故當就根本上。尊重出身行政者之價値。使士大夫於初授政時。必猛然自思曰。我之置身官界。已得保護政府及我國帝權合選而公認之者也。其思自重而盡職。正其所也。從國民方面。則曰。我等爲南國臣民。依托保護政府之宇下。今我政府我　朝廷。已公認某某出政以爲我之官長。則我當信仰而順從之。正其所也。故京試後之官吏。其價値必重。此京試之理由三。

以言乎防倖進之弊。今曰參辦試政。諳熟可以次補用。然試問之必須如何而可爲政事諳熟之證。抑憑一長官之認可爲已足乎。此則知考試之不容已也。況乎參辦錄事。不由考試而以次補官。則

使人纔於學堂出身。便有做官之夢想。從此而鑽營百出。演出無已期之競爭。孰若只限於考試期內。以爲之解决。使人於未考試之先。所懷爭點者。特不過研究學問。考察政治。以求勝人耳。及其考試。縱試而不第。其資格已增進於卒業時。而安心以焰奮辨事。亦不致怨於上官之不引拔我。若夫考試得中。則其人自知當然必補官。不至請托求進。以自損其人格。此京試之理由四。

要而言之。無論法政學之成績如何。無論京試之題目如何。然於漢學已衰。科舉已罷之後。則必有一新人物出而代替之。而此代替之人物。亦必當修練其學問。分別其資格。維持其體統。尊重其價値。提防其流弊。使之足以順應時勢。開我國進步之途。若夫修進之力。與作成之恩。則全賴於保護政府及後起之新人物。豈吾儕議論所能主張哉。

◉ 雜俎

△ 美報論石井之遠東門羅主義

● 保障中國之獨立自日本不侵略始

前月二日。大陸報社論云。上星期六晚。日本石井男爵在紐約歡迎日使團席上演說。其詞足以震動世界之聽聞。彼宣布以門羅主義適用於遠東。所謂遠東者。其意味寔卽指中國耳。據路透電稱。彼言日本不但不欲侵害中國之主權與土地完全。且擬始終保衛中國之獨立。以拒外人之侵略。蓋日本知外人侵入或干涉中國。則將危及日本之界標故也。夫石井男爵此番演說。自必正式代表日本政府言之。蓋彼以一種爲人所注目之使團領袖。被派赴美。此使團之目的。就人所已知者。爲解决日美兩國間一切懸案。以免有礙兩國人之良好邦交。就此端而論。此使團斷然已成

功不少。且人亦莫不望其圓滿成功而歸也。雖然以門羅主義而適用於遠東。則事情之如何。一切當視日本對於此主義之觀念及解釋如何而定矣。查美國之創此主義而適用之。其旨趣略如下述。蓋以此爲一種國際計畫。依此計畫。在北美中美南美諸弱小爭存之國。得受保衞以維持其獨立。並自治其國事。不受他國及較強國之干涉。而美國亦自居於此等他國及較強國之列。此主義之自身。本爲美利堅全部而設之美利堅主義。故若施諸遠東。亦應爲一種爲遠東而設之遠東主義。不應爲一種爲遠東而設之日本主義也。美國對於南美各國之事務。並未嘗加以干涉。不過設置一種計畫。使南美以諸共和國。得有自理其內政。自造其運命而已。美國於此。亦初未完全持愛他主義。正如他人亦未嘗望日本之對於中國者。美國或仁向他國必完全持愛護主義。美國不過以自己在此界中有所主張。及有所執持。而諸國所主張所執持正復相同。推己及人。故願保護之誠。以如斯舉動爲他人之利亦卽自己之利故也。申言之。南美不爲歐洲何武力國所壓迫。美國之利也。保衞北美諸國。而使其國基鞏固。民治安全。亦美國之利也。美國甚至宣言雖爲此主義而開戰。亦所不辭。今日美之作戰。正因此故。美國自始抱定一種政治主義。與人道主義。百折不囘。今日卽爲世界保薦此等主義。而奮鬭。彼不僅爲歐洲諸國奮鬭。亦爲自己奮鬭也。若夫日本。質言之寔爲一種武人少數政治之國。而中國則新產生之共和國。有如俄羅斯然。正在竭力撐托。以求立足於此新地位。不至再入迷途。果中國而不受一武力強國之挫折。則立足自將漸趨於穩固。由是言之。日本當知欲以美國所爲奮鬭之主義。與日本之遠東門羅主義相調和。殊有難也。石井男爵言《日本準備保障中國獨立以防外人之侵略》。此事好極矣。現在危害中國者。祇有一國。倘日本願保中國以阻此國之侵略。則中國得救矣。更明白言之。倘日本願保中國以抗他國之侵略。則萬事

蠢善矣。然而日本報紙。則已大聲疾呼。攻擊寺內總理。謂其對華手段太弱。嗚呼。此如何能與門羅主義相符耶。

法國電氣廠之發達

華報譯法文

法國電氣廠　前本寥寥。今乃大增。推求其故。寔緣全國寔業之發展。謂非歐戰良好結果之一。不可得也。一八八四年。法國僅有電氣廠七所。一九一四年。增至一千一百七十三所。內有若干。其馬力在一萬匹以上。查利用阿爾伯山境內水力。以得發動力者。共有十州。佔面積五百七千方基羅邁當。又有溼水冶金廠十二家。利用諸河流水力。共得十八萬另五百匹馬力。一九一四年間。研究利用國內瀑布之道者。不一其人。自歐戰發生後。電氣冶金業與製造化學用品業。進步頗速。發展此兩種寔業之一切計劃。刻已見諸寔行。或正在措施之中。大口徑炮彈與鐵甲板之製造。今亦賴水力而無間斷之虞。電氣廠全賴電氣輸運之利便。可兼收從大冰塊冲下之水力。及河流暴漲之水力。大冰塊春夏極多。而河流暴漲。則因秋冬積雪融化所致。法國中央電氣廠。有二百匹以上之馬力。以其電力供給許多城鎮工廠之需求。其所以有此能效者。以其兼收大冰塊冲下與河流暴漲之水力也。西南一帶。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工廠甚稀。今則寔業振興。此即歐戰中大可注意之一結果。寔業既興。電氣廠等營業。遂間接發達。比納恩電氣廠。於歐戰發作後。即見製造家之用電力者大爲增加。其電線之網絡。長逾一千一百基羅邁當。而其所蓄之電力。多逾五萬匹馬力。皆從比納恩山境內河水之急流激湍而得者也。凡此所成立之工廠。配以最新式之機械。又可將其戰時所得之盈餘。移作資本。以擴充其營業。將來和局一成。即可于經濟競爭中。佔一重要地位。從前如

綠氣與臭素諸物。及顏料所需之原料。德國幾全握製造之專利。此後法國將爲此種物品之大出產國矣。況新立各製造廠。均用新發明之法。需煤極省。其爲國家致富強而發無窮之新利源。可由此而預決焉。

▲ 雲南通信

● 雲南唐督軍出發之誌盛 (麟)

西十一月初四日。爲唐督軍出發之期。雲南全府各街坊均張燈結綵。懸上國旗。金馬坊至臨行街一帶。人民往觀者。踵接肩摩。阡陌成市。道路爲之壅塞。全蜀會舘。則有四川同鄉會。搭綵棚。設席供香花美酒。麗日火柴公司。則有女子師範學校。女子職業學校。女子國民學校。列隊歡送。至聚奎樓內外。則有留戍兵持鎗列隊。有一里之長。以後則有專門師範中小各學校。各官立私立工廠。列隊至二里許。更後則有省議會。國民後援會。滇黔川三省連合會。各報界聯合會。總商會。電燈耀龍公司等。均設席歡送。至歸化寺。則政界科員以上。軍界少校以上。並各國領事均在內歡送。

聞唐督軍將出發時之布置如下。　委前第二師師長劉繼之代行督軍事。鹽運使由燮舉代行省長。孫竹青爲第一區衛戍總司令。繆延之爲第二區衛戍總司令。唐萍賡爲第三區衛戍總司令。部置已定。乃由副官處通報各機關。大略謂。

(一)本總司令官定期於十一月四日十二時由省出發。

(二)所有隨行參謀副官及護衛各軍。均於是日上午十一時。齊集開武亭前。聽候出發。

(三)指定先隨總司令出發之參謀參議顧問諮議。並各處課官佐。均於是日十二時前後自行

出發.

（四）是日在板橋宿營.

至是而行期始定。屆日十二時。由督軍署起程。由警察廳放炮十九發。出發時。先有紅旗。上題（靖國聯軍總司令唐 下署 國民後援會敬贈。）繼而軍樂隊。馬隊。各執軍旗。繼而司令官及參謀官。均各戎裝乘馬。至南城外迤西會館。卽下馬步行。各校學生。行舉手禮。軍隊行舉槍禮。唐總司令均爲之答禮。各會團有敬酒者。均親飲一杯。各界有致祝詞者。有呼萬歲者。及至歸化寺。軍政各長官遞入。鳴炮二十一發。卽劉繼之代表全體敬酒。唐公起飲藎。當衆演說。略謂。時已不早。卽此告別。今爲最簡單之贈言。現在外面謠傳。謂滇軍不利。不知近日滇軍在川。疊獲勝利。捷報屢至。昨夕尙接到兩捷電。謂滇軍大獲勝利。可知天佑民國。將士用命。軍事前途。正未可量。所望者。我留守軍政各界。勉藎厥職。奮爲後援。贊助劉由兩君。無異余未出發時。使前敵無內顧之憂。得安心効命於疆場。是卽私衷所盼望也。演說畢。遂赴板橋。余亦偕其友入勸業場遊覽。此後不得而知也。噫。區區滇省。四面皆山。地瘦民貧。而屢次用兵。將以何支給。際此狂風驟雨之秋。南北決裂之時。把柁者已稍形不穩。不知唐公此去。能否爲國民之砥柱。奠滇民於泰山。唐不負滇中父老壯少歡送之盛意。殊令人加額。

閒話

（傘沱來稿）

孟光之德。齊姜之識。玉環之色。卓氏之子。其殆庶幾乎。綠綺之琴。犢鼻之袴。長門之賦。相如亦千古才人也。兩個風流。千秋觀止。欲把琴心挑一曲。望美人兮天一方。

◉野史

◉雲囊小史

海丹范廷煜公遺墨

公海陽平江丹鑾人。嗣德丙子年舉茂材。性倜儻。有文名。得當時諸鉅公所器重。補知縣。尋卒。雲囊一部。乃公平生之見聞錄也。亦玄亦史。文極簡勁。而有關於世道人心者不少。但遺草尙未傳世。近日記者得之友人處。姑紬繹逐漸登錄。以公同好。其間抄本多有差錯。記者僅隨其可改正者改正之。餘請質之海内諸君子。卷首有中華某女士題一章。亦鉤心構角之文也。附錄。

記者謹誌

△序

一邱聚貉。常多仰屋之人。萬卷汗牛。都是造樓之手。然而昔人已議。有譏其臚花簿賬食單。於是故紙不靈。或以之糊園窗。覆醬瓿。良由詞儘風花。靡關世道。味無菽粟。莫補人心。自非是天地間有數賢豪。豈能作古今來不朽文字。曠世乃有。何地而無。越南劇竹道人范先生。卅載窮經。十年薄宦。在晦無悶。以文自娛。不達而窮。大心必有所寄。非富與貴。世人安得而知。遂乃凡目所經。移舌入筆。摹倣西麟之意。別有深心。頡頏左馬之文。特其餘事。常發舒其磊磊落落之氣。而激揚乎非非是是之間。蓋其雪調彌高。風趨愈古。彼士君子最有關于世。而忍恝乎此。大丈夫不得志於時之所爲也。其敍姓名某某。美惡云云。跡雖與骨以同埋。事可傳書而並壽。亦玄亦史。可愕可驚。未必無小補云。此則其微旨也。嗟夫。晤言一室。唱之而和者誰歟。振刷百爲。持此以往焉可也。故兩間所重。不在科名。千載必傳。即爲事業。况又辰非懷葛。正宜力挽眞淳。地不伊周。自可樂循名教。乾坤莽莽。寧能少此

人乎。宇宙悠悠。何患無知我者。（雲華、）南枝雛鳥。北地牝驪。少女風微。環旋春坐。嬌花色薄。炤耀文光。織錦裁編。焚香作供。幾修淸福。讀人間未見之書。一往深情。得絃外不宣之妙。爲此說非私見也。一家似屬浮辭。出是書而公傳之百世。豈無定論。

大淸光緒丁酉年中秋前一日西樵山冲虛觀瑤房侍史瑞芳張雲華題。

雲囊小史

百日艾

得之述拔尙書阮相公述敍

南方有靈草。艾名。而非艾也。（囊中有法術咒木葉白日乃成靈艾）山人含之入林。則猛獸辟易。且日能洞地中。知沉琦處。但逾百日不歸。則艾入喉。毛尾成。而獸矣。横山下有某者。含之入山。三月無耗。家人皆卜以異物。一夕忽歸。遽抱其子。婦自外來。見之。左臂猶帶沉囊。毛爪生而衣裳裂矣。大驚叱曰。虎豹之戲。狐狸不可當。矧人乎。若爪利無殺兒。某聞之。置兒。逡巡下堦。引爪霍之於石。婦乘間負兒登樓而號。鄉里蘯集。擲生熟肉於前。以驗其人獸也。某兩食之。衆欲以強毒從事。或阻之曰。彼猶財之惜。而兒之戀。且亦熟食。是其人獸半也。人而獸。安知不獸而人乎。可亟療之。勿殺。遂聳逼而縛之。某掙擺搏噬。居然獸也。衆進益力。始就擒。以物棖喉良久。艾出。尋藥飲而人食之。半年乃復。名今尙存。

雲史氏曰。某至家時。則人禽界也。療之而復。衆不猶良師友乎。或曰。有惜財而戀兒。且不毛以角。行徑。則居然獸也。可療之乎。曰可。棖之以刃。

子女相配

南眞縣眞正社。前黎時俗甚儇薄。有某公初爲諸生。鄉中日以虐遇。言動皆疵。乃發憤攻觔。晨夕呻

唔不輟。衆侮曰。窮措大。抵死不作。繭作鬪何爲。公佯不聞。攻苦。逾年擢進士。通籍尋至參政。衆復隸給而神奉之。一日休沐。椎牛速之。俱來酒半。公起曰。某有遲疑。諸君決耳。古者配必偶。鄉無吾對也。子若女齒加長矣。欲以相匹何如。善吾者入門而左。衆慫恿之曰。昔人類聿肇。能他適乎。公謀是是。俱入而左。左有堂庭。列武士。公尾之入。頤使之出巨櫝二。拱曰。某事疑待決。勞動諸君。有薄酬無相却也。命啓之。則皆鞭梏也。衆錯愕相視。公戟手數曰。疇昔吾也賤。若等蠶食而虎遇之。今則吾不善。而莫余違也。禽心鬼臉。庸有甚乎。試嘗鞭梏庭列。一擁而上。盡梏而鞭之。既而嘆曰。豹落豺區。難與處矣。不釋將毋同乎。遂盡族行。適京城之近邑居焉。是鄉至今百餘年。卒無顯者。

雲史氏曰。朝仇暮僕。覆雨翻雲。季世炎凉之情。可恨可惡。雖然水激之則可使過顙。苟無衆侮。安知某公不以諸生終乎。更以鞭梏嘗之。能無已甚。卒之鐵樹不花。磽地無鰌。儇薄之鄉。可爲深戒。

◉ 軍人小說 紅印子傳（續）

譯者阮伯卓

此時予之面必青。藏於中形於外。良非偶然也。既而小郎君翩然其來。與予晤於船之後艙。其婦倚立帆檣下。視吾二人。予與郎君散步同行。久之未發一語。予吸一烟。捲覺苦口。甚唾之水中。小郎君目追予。予執彼之手。寔告君。予非讕言。此時予鬱悶之極。似不能息者。予語彼曰。咳阿君。試爲予言君事之顚末。君何等人。而彼雄據要津。儼然五塊皇帝之五狗辨士。耽耽仇視君。可笑。

彼聳其肩。俯其首。視其人。藹然一團和氣。可憐哉。一少年人。語予曰。天乎。予何爲者。予惟製新監國政府之劇曲三本。如是而止。

予曰。豈有此理。　彼曰。天乎。信然。且予所製之劇曲。亦無甚佳。予於九月十五號被逮下獄。次日卽

宣告死刑．後蒙恩減發配．

予曰。可笑。可笑。彼監國府諸人亦太殘忍。頃君所見之紅印書。卽彼等令予鈐斃君之命令者也。彼聞之漠然不置答。冷笑一聲。神色不變。以十九歲之一少年。而肝胆若是。亦奇人也。彼惟以目視其婦。把巾拭汗。此時余之額汗亦滴滴下。而眼眶中更流出其他之幾點水。余又曰。揣彼監國府諸人之意。不欲於地塲上辨君案。爲掩人耳目計也。此事直令余惱殺。以君翩翩可愛之一少年。而正於余目擊其慘。死刑之宣告在是。施行之令。簽名矣。畫押矣。無可取銷者。柰何。

彼低頭向予恭恭敬敬揖了一揖。色微赬。有忸怩意。溫詞婉語。一如平時。對予曰。我所敬愛之老船長乎。予無所請。尙因予而致君受玷缺官守之名。是增予疚也。予惟求得與予婦少許爲最後之晤談。予料。予死。彼必不獨生。天幸彼猶在人間。則請君代爲照拂。予曰。斯事奚待君言。苟君許予者。予敢不踐約。予囘法都時。送之其家。予往來省視。至於彼不欲見予之時而後已。然以余度之。彼决不能復蘇於此雷霆霹靂之下。可憐哉我小妞。　彼緊握予之雙手曰。君誠好人也。予知君於此事之痛苦殆甚於予。然且奈君何。予煩君一一收拾予之所有以遺彼。彼有所受於母家之遺產。君代理之。令彼有以資身。不至風塵流落。彼又向予低聲曰。噫予忘之矣。予幾忘之矣。彼質甚嬌弱。常患胸痛。死而復甦者日有數起。身體須常煖貼乃可。請君盡其力所及。代彼父彼母及予之身以庇護彼。彼有彼母所遺之寶鑽戒指一雙。如能不落他人手。予亦良適。然有必需之處。不妨爲彼兌之。嗚乎。我之羅雷德乎。君視彼何等研麗。

語到鍾情處。令人不敢卒聞。余初以溫言相慰藉。冀免自尋煩惱。至此余乃不復持現時態度。惴然曰。足矣。大丈夫肝胆相照。何事多言。君往與君夫人晤談。速來勿遲。　余以朋友之情向彼握手。彼

堅握余手不釋。以特別之目頻注余。余又向彼囑曰。余勸君。勿以此事對君夫人言。此事余二人自爲斟酌。不令彼知之。且君亦須安之若忘可也。此事一視於余。彼曰。是也。余置此事于不知。余心良佳。嗟哉世間所最苦者莫別離若也。

余曰。是是。不作兒女態殊佳。余勸君勿復與君夫人接吻。人誰無愛。自家彊制爲宜。不然恐敗乃公事。

余復握彼手促之去。而此時余心中之慘狀。殆不可言喻。

余知彼於此事亦守秘密。余見彼兩人攜手同行。往返船樓上。約有一分時。旣又就船邊。取前所戲之繩與衣。曾落入水中而爲一水手所拾者。天光已瞑。黑夜無覩。予已決於斯時下手。噫斯時何時。至今猶在予心目中。予一生長繫此悲劇慘劇恨劇之一分時。如一彈丸之重之掛予腦也。

語至此。中佐忽停步不前。予亦默然無言。恐亂中佐意。中佐乃以手拊膺。復語予曰。君乎。至今予尙不解此時之予爲何若者。予知予對於彼等施行之令。憤氣直欲衝冠。而不知有何等魔力。迫予以不得不從。予呼一船員曰。往哉。以一艇來。今日吾輩乃執行死刑者之職責者也。置彼婦于其中。航行海際。聞砲聲乃回。

嗟夫。以一紙書而服從之効力至於如是。予意冥冥中必有從旁以監督予者。予遙見此臨刑之少年。何等慘目。彼跪於其婦之前。以吻接其婦之膝及其婦之足。君思此時予之苦況當何若。

予忽狂叫曰。汝等乎。速分離彼兩人。我等皆殘惡無賴之徒。速分離彼兩人。嗟乎。我民國其朽木也。彼監國政府諸人其朽蠹也。予決捨此海業。予決不彼等懼。斯言出於予口也。縱有聞於彼等者。彼等亦奈予何哉。予追計彼等。予欲并彼等之五棍徒而鎗斃之。噫。必辨此。予追計予生。予視予之身世。有如逝水。汝等乎。余之身世。尙何足戀者。可憐哉此身世乎。

未完

辰談

◉世界之部

(自十月二十日至十一月二十日)

△世界之戰爭

近日歐戰情狀。亦未能現出樂觀。以其戰况除卻法英方面軍隊之持守得力。稍有進步。然其他方面則不免失利之光景。其最著者爲意與俄之方面是也。屬於政治上。則俄國之情形。日趨於險惡。未知此後之結局何若。因彼國之內亂。故遂生戰鬬上之惡影響。夫使俄國得其強有力之政府。同心協力以與外敵相抵抗。則意軍何至於失敗。而戰勝之局。可以速告成功。據現情觀之。則未知此旁午之歐洲天地將於何日了結。雖然從其他一方面的觀察。則無亦因戰端之延緩。而更爲協商系之便利。何也。以現日美國方竭力爲軍事上之準備。不久行將應用大多數之兵力。可達一兆以上。斯辰也德奧方面之戰鬬力已逐漸減少。而協商系之戰鬬力又逐漸增多。則何患乎敵軍之不早除。而我軍必有飲至策勳之一日也。

▲法國方面。前月之陣地。尙能持久據守。而近日又占據得曼貫尊(Malmaison)兵營。並驅逐德軍於婦人路(Chemin des Dames)之地點。此一戰績頗爲重大。兩軍交戰於此婦人路自四月至茲。損害無算。視之華頓城之戰。又較爲劇烈。經六月間德軍被害者。可達十餘萬人。然至今甘受棄地引退。是可爲德軍已挫屈之一證。余知不日法軍將得美軍之贊助。則可以由此前進。而斥退德軍於地界之外也。

在比境方面。則英軍方於意貝耳(Ypres)城及盧勒耳(Roulers)城攻擊。各陣地都能完全據守。間

亦稍有進步。

▲意軍方面。　此方面之戰况。最爲危險。十月之下旬。接得電信。謂德奧軍合力攻擊意之全線。甚爲猛烈。至月底則又得信云。德奥軍已侵入意境。意軍不得不棄前此已占獲之陣地。如克里哲(Goritzia)城。及大本營所駐紮之歐丁(Udine)城。而退歸於鐸克里亞門都(Tagliamento)河之右岸。自此又遂漸退却於比亞夫(Piave)河之道路。現今已依靠此河爲根據地。而與敵對抗。又惟恐德軍乘勢侵入維尼斯(Venise)城。而此城則爲意國之大都市。又爲世界著名之勝地也。法英軍得意軍被敗之噩耗。遂立即派兵來援。現多數軍隊。既抵到駐紮於維尼斯城之周圍。其帶領聯軍之權。則交法將飛岳耳將軍(Général Fayolles)管轄。而此法將。則前此已著名於松末(Somme)戰勝之一役也。復聯合法英意三國之名將。設一軍事會議。以籌議屬於作戰之計畫。吾儕切望意國賴有聯軍之援助。行將竭力反攻。以驅逐德奧軍於境外。而收復兩年間所占據之陣線。

▲俄軍方面。　俄國因内亂之風潮所震盪。故近日於戰爭上。毫無寔力。間有維持作戰者。亦僅能據持守勢。不敢進攻。故德奥之軍。得乘此機會。抽囘對俄方面之幾許軍隊。而集注於意大利及魯馬尼之戰線。致意軍近日失利。亦職此之故。其他各方面。則戰况如常。無甚猛烈。

▲美國軍隊。　前此吾儕既敍協商系將得美國多數軍隊之援助。以增制勝敵人之力矣。今余且譯出『巴黎辰報』屬於美國組織軍隊之論說如左。

美國現既派一師團赴法。練習以加入戰線。在美內地。則兵籍亦已成立。於票選時。行將得六十七十萬之軍數。然則美國於三月間所賛助我聯軍之功業。不減有偉大之結果耶。夫美之初意。固不欲與世界之戰局有所干涉也。今一旦加入軍事。未嘗預備。一切都從新造。然而組織經畫能

若是之敏速。若是之鼓舞。則其國中勇猛之氣爲何如。

美國之軍隊。想無以異於英國之軍隊。其間有多項兵同受一公共之體制。其主要者爲國中之常備兵。繼及各聯邦之衛隊。又及於徵調兵。其常備軍原有十二萬。今增至二十九萬。卽爲步兵二十七大隊。騎兵六大隊。野砲十二大隊。其他復有重砲隊。飛機隊。屬地軍及附屬之各部司。與夫水軍之步隊。原有一大師團(一萬七千人)而至今增至一軍團。衛兵軍亦增過二倍。前此十六萬。今則四十萬。分爲步兵十六師團。(美國每師團步兵九大隊。騎兵一大隊。野砲三大隊。)若夫徵調兵。則約有步兵十六師團。加以騎兵二師團。重砲幾許大隊。飛機八隊。而專門之工程軍各隊。及海岸之砲兵各隊。(美國此等砲兵乃特別之軍隊)尙未計及也。

總計美國之軍隊。步兵幾達四十師團。照美之兵額。卽爲一兆二十萬人。此額內則各兵項之大隊。只照下之次序。相連記以號數。曾不分別也。(第一)常備軍。(第二)衛兵。(第三)徵調兵。現下則各儲蓄廠。海岸之各營寨。各屬地(駐紮斐律濱一師團)防守墨西哥地界之各營壘。尙滯留一部分之軍隊。然美政府猶擬照從前期選兵法。爲第二次之徵集。約達五十萬人之數。

其已應選七十萬之數。則已就伍。分爲十六寨。現方速行練習。每寨內則有二千五百人。授以將校之知識。由此數內選出。亦可以充步兵一師團及騎兵一大隊軍官之選。自五月之中旬至八月之中旬。則於一月內。授以普通操法。一切皆操練步兵之法式。其後兩月。則分科以行教練。

統計教練以充軍官之任者。可達四萬人。蓋由應募之二十萬人中再次選擇之也。其多數則屬於各大學堂之靑年學生。旣諳操法。樂願投伍練習。此項之外。復準常備軍之各士官及衛兵與預備軍之各軍官充入練習。其教法則初時各人皆一致。其後補充軍官。則擇有資格者應補。曾不分別爲何項軍隊。授職時則始自少尉以及少佐之職。其年齡則大尉須四十歲。少佐須四十五歲。照例則凡資深者。亦可直補爲大尉或少佐之職。其在各練習場所出身之軍官。幾達一萬人。加以衛將校之數。共有三萬人。足充爲新兵之教練員及補各軍官之缺額。現又將增設一軍官教練所。其投志願書入學者。已達預定數之一萬六千人。

美國關於軍官之問題。已若是之解決。於是遂用此同一之單簡法子。而傳習新選之兵。軍之駐紮地點。分爲十六區。每區無異一小省城。陸軍部竭力構置組織。極其整頓。繼又增設幾許之軍區。以收容衛軍隊。

此美國現日整頓軍備之大概也。然此乃解決屬於重大之程式耳。若夫應用辰期。復有種種之問題。其最者爲左之兩要件。

一爲屬於砲兵。雖輕重砲各項。照從法國製造。亦已完備精好。然軍官之各額。尙多乏缺。現常備軍屬於砲隊之軍官無幾。勢不得不借海岸砲隊軍官之一部分以充之。

二爲屬於彈藥。則現已有彈藥總局一所。合各部之官職。及各工廠。與陸軍海軍之各代表。以主張調停製造之事。與各大工廠立契約。使對於國家軍隊之供給。不至於竭蹶。

又有一飛機製造局。監督屬於製各飛艇之工程。其預算極爲偉大。初辰定於一年內製出三千五百隻。至後又議定摘出六百兆元。以製造飛艇二萬二千艘及飛行動機四萬五千隻。與其他之機關。他若飛行之教練。則於美東北境各場所設爲預備六班之外。現又設飛機場九處。每處可以收容學生三百人學習。且屬於教練法則已有一飛行隊。曾於法國學成。而法國又選飛行專門家之派員一團。寄送美國。以分配於各教習所。屬於衛生軍。則軍官額及其用具。一切都從新創就。自六月之初旬。已設軍醫學四所。各所學生六百人。若是則可以從速練成應用之人物。此特從既公佈之章程。以舉美國軍事之大概情形。而各專門兵種。則未之敍及也。輸運之各輜重。則誠爲美國易於著手之部分。何也。美爲工藝最盛之國也。觀此則可知美國軍事之能力及將來之結果。蓋由美國陸軍總長巴蓁耳(Baker)氏之手段。曾既竭心力而担任各事。又得左右之助。如飛機局監督之斯奎(Squier)氏。飛機製造局長之古芬(Coffin)氏。督籌選兵數額之克樓德(Crowder)氏之各將者。合力籌畫。都得穩妥。能於先期就緒。夫當此一大民族如美國者。而軍隊組織若是其敏速。可不令人驚嘆者哉。

★世界之政治

▲俄之政治。　俄之現情。紛如亂絲。在俄京傳來之電。亦不甚明瞭。虛寔無從考。現日政府之權。未知誰者作主。過激黨日愈跋扈。又與各軍隊之委員會相連結。進迫俄京。以傾倒加連士奇首相之政府。首相不得已避去。閣員亦被逮。過激黨既得勝利。遂委黨中之領袖黎寧(Lenine)氏組織新政府。傳聞黎寧氏則幾若黨德。只思議和與停戰而已。然近接得電信。謂加首相已與俄軍統將哥耳尼羅輔(Korniloff)公及帶領哥薩克軍之葛里丁(Kaliddin)大將相連合。恢復俄京及破倒過激黨之新政府。然復有別電謂過激黨尚有勢力。此中態狀。未得明白。但由此觀之。則知俄政黨必有流血之一日。

可憐哉加首相之心事。既竭力爲國圖回。而今復經過如此之危機。則心中之苦況爲何如也。

▲法國內閣之改組。　班雷偉(Painlevé)內閣纔秉政得二閱月。今已改組。此閣員改組之事。乃民主國之常例。因有通敵之各案。前內閣不能清理。故議院不表信用。全閣員皆辭職。新內閣則委

格黎曼梭(Clémenceau)公組織。公乃政界中之一巨擘。聲名顯赫一辰。各政黨無不望風辟易。曾名之爲《虎人》者也。公今年已七十六歲。而精神尙矍鑠。可以當國家之負担其閣員之組織如左。

內閣總理兼兵部格黎曼梭　司法部那耳 (Nail)　外務部比山 (Pichon)　內務部班士 (Pams)　財政部華路德 (Klotz)
水軍部雷恭士 (Leygues)　商務部格黎曼丁 (Clémentel)　工部格維爲 (Claveille)　軍械部路梭 (Loucheur)
學部維飛耳 (Lafferre)　屬地部士門 (Simon)　勞動部哥利亞 (Colliard)　軍需部部耳德 (Bolt)　海戰封鎖部貞那 (Jonnart)

各統將多是新人物。除屬於前內閣之各員外。其他則有最著名之二人。爲比山公及貞那公。比山公曾屢次充外務部。貞那公則昔辰爲北非洲全權。近日充特使往希臘迫希前皇退位。（因此皇乃德皇之壻弟）但閣員中最要者爲總理一席。今既屬於老成碩望之格黎曼梭公。則其發展當必有大能力也。

◉ 亞東之部

★ 中國辰事

△ 內政之暗潮　中國現日雖爲西南各省之反對北方。然其目的則大要傾倒段內閣。而其起以倒段者。不獨西南稱兵之各省。蓋此中必有與段氏逼近之潛勢力。乘時而活動之也。吾儕據大陸報所推測倒段之暗潮。則謂大局關鍵。全在南京。而兩月來種種之內幕人物。則爲大總統馮國璋其人是也。原來自馮到京。則馮段兩人著著競爭。而南京江西湖北各省之督軍。則又屬於馮派之勢力範圍內。上月蘇（督軍李純）贛（督軍陳光遠）鄂（督軍王占元）三督聯名電京。要求改組內閣。其所持態度。寔愼重未全决裂。然著著已與南方局勢相響應。而馮氏則沉機觀變。藉遵守約法行政悉歸總理一人主持之名。故近日各交涉問題。都歸段一人負責。最要者爲對日軍械同盟

問題。致各方面起而與段反對。已達全國三分之二。而以南京督軍李純之反對爲最力。竊恐從此全國形勝之中部。亦與南方取同一步驟。而馮總統因此得收勝利之績。亦未可知也。

△參議院之開幕　中國之國會已一張一落。不可名狀。已於前期敍之矣。今北京於解散國會之後。復有臨辰參議會之召集。於十一月十日。在北京開幕。議員出席者九十八人。馮段兩人均蒞會對衆演說。各國公使亦到院參觀。聞是日已由多數之議員舉河南年老之議員張鳳台爲主席。至院中之人數。則進步黨當有三十八人。討論黨當有三十四人。其餘則尚屬中立派云。

★屬於日美協約之中國　(上海通信社)

近來各種謠言。正諠傳各處。謂日美兩國近有發表一種新宣言。支配中國之特別利益與地位。皆足以傷於中國之主權。各報館則大書特書(嗚呼中華民國)六大字以警醒其國民云。茲將日美兩國所交換之公文約錄如下。(該公文業於十一月七日發表)

△美國國務卿致日本特命全權大使石井氏公文。

茲謹奉書閣下。敬陳者。嘗我兩國政府關於中華民國均感有利害之諸問題。本官近與閣下曾經會議。意見既經一致。且均明白了解。故茲得有通報閣下之光榮。閣下及本官均以欲一掃近來往往流布有害之風說起見。當將兩國政府關於中國所共同之懷抱及其意響。再爲一度之聲明。

合衆國及日本國政府均承認凡領土相接近之國家。允宜發生特別關係。故合衆國政府承認日本在中國具有特種之利益。而於日本所屬接壤之地方尤爲當然。但中國之領土主權仍然完全存在。合衆國政府以日本國有地理上位置之關係。雖有如斯特別利益。但合衆政府恪信日本政府並不抱歧偏之見。反抗他國之商業或蔑視從前中國在條約上所許予他國之商業權利。蓋日本政府迭次宣布之保障。全然可以信賴也。

合衆國及日本國政府否認有以何種方法侵害中國之獨立與領土完全之尊旨。茲再聲明兩國政府願永遠抱持在中國所謂開放門戶及

工商業機會均等之主義。再美日兩政府互相聲明。凡任何政府欲取得特種之權利。足以傷害中國之獨立與領土完全。或有妨礙列國之國民所有在中國完全享有工商業上均等之機會者。則兩國政府中。不問何等政府有是。均得反對互相聲明之。

本官以貴我雙方意見。既已一致明白了解。故對前記各項希望閣下確認。茲特謹向閣下表其敬意。敬具。

一千九百十七年十一月二日　華盛頓國務省維波德蘭辛

△日本特命全權大使石井氏覆美國國務卿公文

茲謹奉覆閣下。肅啓者。貴我兩國政府關於中華民國共感有利害之諸問題。閣下近與本使會議意見。既經一致。且均明白了解。本日承以華翰通報拜悉。一是茲遵本國政府之訓令。奉覆閣下左記一切。均得了解確認。此誠本使之欣幸。(以下本文與美國國務卿之公文同從略)本使茲向閣下謹表敬意。敬具。

一千九百十七年十一月二日　在華盛頓日本帝國大使館特派特命全權大使子爵石井菊次郎

△京政府對於日美協約之宣言

中政府既接抄錄之日美協約後。即以下列公文。照會美使芮恩施及日使林權助。　美日兩國政府近為息止有害之謠諑起見。已將關於中國之意見。在華盛頓交換。該交換條件之抄本已由日使遞交中國政府。中國政府以免除誤會。亟宣言於下。以表示該政府之意向。中國政府對各友邦。向持公平平等主義。故對各國基於條約上所得之利益。無不一律尊重。即因領土接壤。亦專以中國條約所已規定者為限。並再聲明。嗣後中國政府仍保持向來之主義。不因他國文書互認有所拘束。

△**近又接上海訪員楊嗣源君來稿如左**　中國內地各報對於此等新宣言。皆載有論說時評。大體皆表沈淬之意。謂曩者日本曾以中日新協約獲得特殊之地位。當時英美諸國雖有反對之意。而仍默認之。於名義上雖無各國之承認。然今日英法俄諸國方疲於戰爭。日本既與之同盟。則對於此項特殊之地位。當然可予承認。惟有美國超然獨立於戰局之外。其在東方與日本有利害衝突之虞。日本因此乃於近今派遣石井赴美。今竟見此外交上得有成功。如此發表之公文。此即美國已正式承認日本在中國之特殊地位也。彼等非欲挑撥中國人對於友邦之惡感情。而縷述於此。亦不願中國人一讀此公文。逞一時之感情。而徒發憤慨。但彼等唯一之希望。祇願中國人能眞

正醒覺罷目前之爭。而鞏固立國之基礎。則伸縮之餘地。猶操在中國人之權。亦未始不足阻止日本野心家之進行也。　各國人士對此次公表之日美協同宣言之事。所著之評論者甚夥。茲錄美國在遠東機關報之大陸報八日社論一篇其大略云。華盛頓及各處同時傳到重要消息美國與日本關於遠東問題業已締結一種協商。此項協商。關係遠大至如何程度。吾人不得而知要之其關係範圍之繫於日本之如何解釋或如何實施者必甚鉅也。(中略)由於最近日美所發表之宣言。則可見美國一方取得維持中國主權之保證。一方則已承認日本因其地理上及經濟上地位之故在遠東應享有一種特別利益。尤以對於中國爲特甚云。

夫日本於中國沈沈酣睡之際。遽然先中國而醒覺勵精圖治。不遺餘力。職是之故。彼固早已博得此種特別地位。不問人之承認與否。彼固已保持此地位。且于必要時用武力奮鬬以爭之矣。故今承認彼所久已自居之地位。於寔在事情上。初不發生特別之變更也。須知日本之能得步進步卒取得此特別地位者。大半由於中國自己政治不良之所招致。苟中國不能革新或醒覺造成一種有品性有目的有資格之政治與國家。則日本終將繼續保持此地位也。美國對於中國之土地完全。今又從日本取得一種保訂。夫美國所能爲中國盡力之事。或所願爲中國盡力之事。固絕不以此爲限。然中國苟不熱心自助竭力振拔。則美國寔愛莫能助。即他國如英法或日本同一不能予以助力於中國也。至於此美日二國間之新協商。凡愛和平之人固皆將歡迎之。尤以日美兩國之國民爲甚。誠以此舉乃太平洋上和平與進步之一種新紀元。而六七十年來綿延不斷之友睦交際商業利益。與夫彼此之敬愛此後仍將繼續無間故也。(十一月九日投稿)

△中國政局近聞

聞段內閣因李純等反對謂段現充陸軍總長不得兼總理之職。段氏乃上

辭職書。繼接十一月二十日京電。馮總統已令段祺瑞準免兼職。其餘梁啓超范源濂林長民湯化龍張志潭汪大燮亦均請辭職。　湖南督軍傅良佐已離去回京。北軍總司令王汝賢亦逃去。故湖南戰事北軍大敗。　廣東督軍陳炳焜已奉陸榮廷之命回廣西。聞陸氏委廣惠鎮守使莫榮新代行廣東督軍事務。

◉國內之部

沙露全權大人在報界同業懇親會之演說

近來西南各報館。組織一同業會。謂之爲「南圻報館懇親會」。會之目的要在同心合力。以護持其權利。以同一之方針而進行以求寔效。此會既成立。遂請沙露全權大人爲名譽會長。以其大人原是報界之巨擘。而南來之後。時常與本地各報館有特別之感情。使得我主人翁之一顧。以爲聲援。則同業會之榮幸也何似。然全權大人果樂心担任之而不辭。於十月三十日南圻各報館設席於西貢大旅館。以歡迎沙露大人。是夕九點。大人莅會。會長黑魯利(Heloury)公乃輿論日報(L'opinion)之館主。代表全體。讀一篇演說詞。以歌頌沙露大人在東洋之功業。繼而下議院之南圻議員充爲遠東委員歐的雷(Outrey)公亦當會員之職。演說屬於東洋之政治及經濟等問題。其後沙露全權大人遂起讀左之演說詞。其議論之雄偉。政見之廣大。譯者亦難於盡神寫出。但只從原文繙繹出來。想閱者可以因之而詩味矣。

「列位。—纔聞貴會主之演辭。過贊鄙人有雄辯才。鄙人亦惟日望無忝是語。得具辭以答復。而申謝南圻各報今日歡迎之熱感者。

夫各報館家。本以彈核政府爲任務。然今復與政府之首要人表同情。則適成其爲古來未嘗有之興致。但予之欲與列位表白密切之感情者。非特因此之興致爲已足。今日團合之景象。其間叉有關要之義。予於後另解明之。茲者予既享此奇特之興致。而其間復憶及自家之風味。蓋此等風味。方予神智與世相接之時。予之身體已於斯焉浸漬霑涵之者也。

余於今日與報界諸君相晤。則余回憶從前余乃報界之一人。然由今觀之。未必已能脫離此界。及由後觀之。則尚依然此界中之余也。蓋凡世人既置身于報業上。則遂成其爲竟世不易之職務。是無異已著體之衣。難於解卸。雖有辰或加以錦袍以鉄甲。其煊耀也何如。莊重也何如。然此著體之衣。已粘膚薄肉。寒暑不可或易。凡何人已服著此衣以爲爭競時間之器械。則此身於老死日。亦將以此衣入殮以終其生。因是故余公認列位爲余之同業友。余爲是言。非故意僅博一笑話也。正以表明余之回想心。正余樂放自己的思想超出於廣大高遠之絕壤。

距今已二十八年。其時余方開始投入於此自由界。列位今聞予言。想未必能返童而憶及當時光景也。予父予兄。都報界中人也。予之身世。不啻生長於報紙堆中。從刷字機旋轉一躍而出世。予之酷愛此業務。遂至學生時代暑假之數月內。予只終身忙碌於印館內。自此而後。予取次窮竟其報家所經歷之程途。始而雜俎。繼而時談。終而社說。然或者此後予歸老之日。年衰力弱。不能担社會重大之事。則復爲都魯斯(Toulouse)城印館內之一編輯家也。斯時也。刷機之聲。環於予邊。故紙之味。撲於予鼻。終日屹坐。手一管筆。以平易之文。草就屬於殖民地之小小辰談。想亦可爲我東洋境內一毫之利益也。

或者聞余談及後事。無不指爲詼諧語。然凡既投神於報家之事業。既歆慕此高尚之任務。既曾得

享此超絕之興致。方知余言乃由眞寔之誠意所出也。夫報家之爲業。亦人間最勞苦之業務。而常常又有反對自家之態度。故凡熱心於報界之人。然後得知此等業務。時常賜人以淸高絕妙之景趣。以取償其爭競時期中之困頓的工夫。紙一張也。筆一管也。世間之原動力。無以猛於此矣。且人之在世也。不啻置身於生活界之大機廠。人類方同心協力以爭赴於萬目所集萬心所注之公理地。若然。而我也能運用此之原動力以贊助彼之希望心。則竊想塵間之眞快樂。無以逾於此矣。方人類若是猛進以求福利之時。則此之思想。彼之主義。源源而出現。對壘爲猛烈之交戰。我也立於此競場中。當就何等眞正的理想。可以創造有益之事業者。則表揚而宣布之於衆。以激刺各人之精神。闡發各人之智識。其視已也無異一號卒。吹號以向人報的寔之吉信。無異一前鋒兵。手持巨燭。以映炤黑暗之人羣。爲公理開前路。觀此則世間仁務。孰以尙於此。世間品價。孰以高於此。而不獻身以盡瘁之者哉。非特此也。時時刻刻。無不相爭持相互戰。以救護其被人侵犯之利權。挽回其被人蹂躪之自由。表揚人所未及知之功德。摘發奸人貪汚宂濫之弊端。凡世人方咋口結舌。不敢出一語。而已則大聲疾呼。直披露於公衆。已之言語。只知自由也。已之良心。決不肯受人所屈辱也。與世間壓制之強權相對手。以爲公衆者爲貧弱者爲困苦受辱者護命。我也乃公理之武士道。儼然與有權力者成崎角之勢。余試問人世上有何等之天職。能若是其重大乎。有何等之目的。能若是其高尙乎。今列位聞及予語。必私計曰。此乃予從前及後來在報界時期間之論調。而非今日身任全權的重職所有之論調也。或者全權大人離此地少頃。轉入自已之辦公室。見桌上之報紙堆積。則適復見自家報界之半截人。復與自家官界之半截人相反對。而悔恨刹那間幾出以逾越之論調。然列位果若是設想則誤矣誤矣。何也。余對於報界之與官界。其意見未嘗相差悖也。且人以

一生既傾仰望之誠於報業者之天職。而此報業。則我先輩曾名之爲一尊教家者也。夫既信仰矣。則未嘗因其由此岸達彼岸而遽已灰冷此信仰之一念者。此信仰心一則由於天然之猛力。一則由於自已之推理心所發起。今日之日得見有言論自由之一日。則適回憶昔日之日我祖我尊。經無數之危險之困苦。然後能爲我等收獲此自由之權利。一念及此。則余之信仰心。愈牢不可破。未嘗易念。亦未嘗憑巧謡之辭調而堙塞之。如雷能先生所謂（以紅綾包藏其世間不奉之佛像）云者。是以余確信自己。決無一日因何等難堪之事故。而肯變易其信仰心也。

列位不曾憶乎。昔年在東洋之各報。其對余一人之感情。誠未見其有所圓滿。今日之一夕。我復得與列位相面晤。我又得與南圻議員先生相導情達意。然則縱余談及舊事。想列位必無一人復有所芥蔕也。今若曰。昔日之各報。未嘗摘熱帶各名園之花以贈鄙人。此語亦不以爲過。抑欲下正當之一語。則無寧曰。各報亦有多次以名花贈余矣。然非是散花於余所進行之前道也。蓋又欲以花纏予肩牽予肘也。是何異乎昔時之祭主。以花包裹犧牲。而獻之於神壇之上。但所異者。予不肯爲其犧牲。而且竭力以抵禦之耳。或者今日復得最有興味之光景。乃各祭主更集合以歡迎一犧牲。把酒以相慶。而此酒杯者。正非昔時神壇中之祭爵也。雖然休矣。余無須用此等喩語也。予意欲解明。使列位知當日反對黨之攻擊予者爲太烈。而予未嘗萌妄想思減殺報館自由言論之權。以圖報復世間之排擊我者。余亦未嘗因一二人無理之舉動。遂至違悖余平生之信仰心者。余知彼輩既誤用其自由權。則予亦任其自由以悔改。子出此優容態度。只望其必有成功就緒之一日。憑自已之堅忍心之毅力。其他則聽之自然已耳。果爾。今日之情勢。誠已大改觀矣。其所以能致此者。蓋由雙方皆知以固有之自由權。爲眞寔之對付。曾無一方至喪失其自由者。在彼反對我者之方面。

則於名譽上何嘗有所虧損。獨立之權。亦依然存在也。而予之一方面。則决不肯利用其有悖我信仰心之手段以對人。

以予心信各報之篤也。故纔下車之日。予已解弛臨時檢閱報紙之律。予知此檢閱之舉。爲世人所棘目者多矣。今予已下令罷除之。予自知予有放弛之之權。然非特既有此權。正予之義務亦在是也。且人宜本宏量以體察夫我之刀劍下。我法自開戰之始。檢閱報紙之律之設也。非僅憑隘狹的見地。以防各報指摘政府諸人之行動也。蓋爲其國防上高尙之理由。欲提防其對於此重大事件有危險之論調。然我法國乃思想界最發達之國。其國民不曾經受限制之舉。故欲施行此等之限制。亦殊非易事。無論其發令之人與夫受令之人。雙方均視之爲一難堪之光景。施行者且視爲怪誕。服從者亦出於勉強。其究也弊害愈甚。殊無所濟。前乎予之執政諸公。因情勢難已。而必出此等限制。何幸至予。依靠其可乘之運命。而不致陷予於此危途。縱然。予也而亦不得不做前諸公之所爲。則除却予自家固有之業報的神魂。或稍爲予之指導。其他則恐予愈形其拙耳。雖然。無論如何。確知自已之神魂。必迫予當以眞寔之感情。與列位相交際。是以初時對於列位。已决然見信。知列位始終必曉然於自由之義而完全其國民之義務。非僅此也。予纔聞貴會主之演辭。予今復再表明使人人皆知我心仰服諸君之誠。曾多次我以自已政治之秘密向諸君告。亦只丁寧勸諸君。僅以其可語者語之。不可過於洩露。且予之傾誠。以機密之事盡吐於諸君。而所望於諸君者。僅口頭之訂約若是。而果然予約無不踐矣。予信仰諸君。諸君亦能信仰予。予誠摯以待諸君。諸君亦誠摯以待予。則今惟有向諸君允承者一要件。其件維何。蓋何時 **苟有人焉以何等手段。而侵**

犯各報之權者。則斯時與彼决鬬。非特諸君。而我亦正其鬬場中與諸君帮手之一人也。

雖然所以出此者固在於諸君與我未嘗悖約之理由。然復有其他最寶貴之理由亦可引爲關重。而世人未之擬及也。余今請就此理由而總括之以一語曰。此正由諸君有服從紀律之心也。諸君自己以高尙之觀念而限制其自由權。不待他人之勸告。而不曾以固有業務之私權。侵犯國家之公利。此誠其爲最高尙之殷鑑。可與世人共炤也。且諸君今日之行事。亦足以杜絕多數人之虛假心。世人不嘗言乎。自由與紀律二者名辭嘗相反。得此則失彼。一爲超脫的。一爲拘檢的。兩者無可融合之餘地。彼不斷則此必折。彼不滅則此難全。蓋勢不兩立也。

然此寔世人之差錯點也。而此差錯點。又正屬於大多數部分。觀此則足知凡既經受壓制時代而後成立之民國。則其屬於自由二字之教訓。寔有無限量之難題。夫欲一國內之人。知尊重紀律。自投身於最高之公理下。而更重視之不敢忽者。則須使國中之制度。當如何使握上權者不須假一嚴君一權臣之威力。而可以各人之感情自知服從公共利益之命令。斯可矣。

此紀律蓋屬於爲民之義務。愛國之熱誠。能使人尊重而服從之。非是憑紀律而剝奪世人之自由權也。非僅此也。此紀律又能胎孕自由之雛形。而創立制度。使自由之基礎。得因之而穩固焉。且此紀律能維持自由。使不至於紊亂。蓋施行自由而紊亂。則必然有其他之反動力發起。而構成專制之禍。斯時也可謂之自由乎。由此義以觀紀律。則紀律非爲自由之桎梏。而且爲自由之藩屏也。此等理由。列位已瞭如觀火矣。於列位應用自由權之時。則列位既能存之以公共利益之觀念而鄙人亦知今日之報界懇親會。亦由此觀念而施之於寔事者也。

果爾。列位所成立之懇親會。原不僅聯絡同業友。組成一團體以護持各人公共之利權。何也。古來報界之業務而求之於運命神之呵護。蓋亦鮮矣。余知列位之目的。尤有更高者。列位之希望。尤有較遠者。列位收拾各個之精力體力。不使之分崩離析。本愛國一念以構成最猛之團結力。余切望此團結力多能爲我大法國在亞東之政策之助。前乎此諸君亦不啻如義勇之兵。亦既竭心力以助我政府開拓此地之功業。然其動作不整齊。位置不聯絡。戰略與紀律。未嘗趨於同一之軌也。今則諸君已儼然成一有團體之部隊矣。所聯合者兼法越兩國之人。則其勢力當較前十分完備。由是列位復念及鄙人。而授之以名譽會長之一席。然則今日之夕。余惟盡予第一之義務。乃以至誠之一念而祝斯會之成立。得以長久發達於無窮也。

列位當此干戈倥偬之時期中而發起此會務。列位宜保存其久長之業。以待到我法國全勝之一日。行將以自已之才智。而普濟於東洋境上。斯時也。列位得絕好之機會。以施展其今日所創造以翊贊國家公共的事業之各規式。

此後之景象。其光芒陸離之影。今日幾幾乎已發現於我前。若我各報。當如何合力以助此大業。則各報之仟務。其重大也何如。予只望諸公不以當面之予一人掛意。而只聽予所鼓勵屬於諸公將來之大事業。苟諸公能同心協力。以眞理善道。而培植此後良好之園圃。則安見其不有成功之一日耶。諸公亦宜知夫自已之仟務。固不在於排擊與指摘已也。夫排擊與指摘。雖亦報界仟務中之一部分。其獲益固亦匪淺。然此特屬於消極的部分已耳。若夫屬於積極的部分。切寔的部分。能爲他日構成絕好之功業者。則屬於諸公之開導力。屬於諸公能以已之別才。而宣佈其完美之思想。夫荊棘雖去矣。而芝蘭尤不可不植。彼惡根莠草。諸君一見則剪除之固宜也。而諸君當繼此而投

之以美因佳種使之繼此而萌芽焉。而茁壯焉。而開花結果焉。則其功方不虛也。

諸君宜視自己爲一教育家。夫教育當於何施乎。對於各人而施之也。爲法人之輿論施教育。並爲越人之輿論施教育。何者爲當趨向之前途。何者爲當行之事業。何者爲當研究之理想。時提撕而指導之。吾儕之置身此地。時常從高遠著想。考究其對於各民族有關係之問題。則初時纔見其此問題。幾若天邊雲氣。方悠然而出岫。乃未幾而鱗甲密織於空間。令人意想所不及料也。夫人之在世也。當顧慮將來。愈顧慮則愈詳熟。而遇事不至倉卒。然通常之病。則只沉迷於現在之幻象。不啻此身已墜落於此幻象之濃雲黑霧中。得過一日便了一日。而心中以爲此茫茫大地之光景。固長住不往也。孰知夫地球愈見其圓轉。運會愈見其變遷。思想愈見其發達。幾若人類間有一將來之局面。方在胚胎時期中。雖現在我等方謂之爲明日之局面。而想未幾又成爲一剎那間之局面也。然則此明日之日者。其將至耶。抑未至耶。其良美耶。抑敗劣耶。其將開顏帶笑以赴予耶。抑將顰蹙反目以視予耶。而予之對於此局面者。其將開放以歡迎之。抑將閉塞而拒絕之也。予知夫今日欲開此後運之先河。則其責任固屬於握政治權之人物。且政治要在乎先事之注措。但有政責者終日只籌惟各改革之方法。進行之次序。使之逐漸成就。而不曾先向國民報告。是亦可引爲缺點也。近日法內閣總理有自悔之說曰。「予未曾多言以使國民得知也。」雖然予常見近日又有人爲反詰責執政者之多言也。何哉。

欲調和各方面之交。則其責任當在乎列位。須立乎中間。以關鍵之問題。而報告於國中之人衆。

知今後所發生之局面。及夫生活場中。他日所必有之改革事業。而早爲之地。夫以社會團體中之一民族。如本地之民族。而生存於此人類活躍

之時期中。則決不至奄奄然長此終古者

嗟我法報之諸君乎。諸君宜爲我法人告。諸君得餘暇之晷影。則當採察事物。爲公衆鍊補腦之丹。使用之者得以培養其思想智慧。諸君宜遠考旁推。研精殫思。以分明演解。使人人皆知我大法在東洋境上之功業。此功業則固有屬於精神上及政治上。對於依我宇下之一民族進化之局。正有關係。而此民族則向來因我之作成。至今已率其子弟遠赴我國。偕我同胞。和鮮血以染我戰場上之國土也。最要者爲關係於東洋改革之事。而此改革事。正由將來之情勢。必大異於昔日。予知夫斯辰也。大工藝。大工業。日見發達。民間之團結力日固。必然生出前此開拓辰期內所不及料之問題。何也。前此工藝之組織未善。人民之交通未廣也。諸君宜使人人皆知此等問題。無論何等國土。及何辰代都有之。而常隨一定之期限以發現。幾若有不易之定理者。古來常見此等問題。都隨進步之程度而生出。不啻兵卒之踵隨乎軍旗之後。諸君又當使人人皆知夫不宜見此問題之或有危急也。而至於驚駭。不宜局外置之。而緩慢不早爲之解決。宜察之極其詳。宜直接而以誠意眞理爲明白之解判。勇往取決。正如我法國然。若是方謂之爲靈敏。方謂之爲沉機先見。方謂之爲心得志定。

嗟我越報之諸君乎。諸君賴政府之引導。今得自由以與國人相勸告。辦報者得任意出版本國之文字。誠令人易於通曉。而可以慰國人之願望心。然則屬於諸君之分事。宜何如解明。使人人皆知法國在此地屬於開化上已成未成之功。都是爲人民之幸福計。諸君又宜說明、演解、及評論此功之浩大者爲何若。而所以然者。蓋由大法之洪量。日日圖回改革。求以莊嚴諸君千年之故

國。想受其賜者當戴德無窮也。諸君又宜逐節以考究法國在東洋境內艱難之功業。自初辰以至今日保護政府非特保護國內。而更爲各國護持公理以與強權相抗禦。既經營無數之事功。使人民得以安居樂業。保存各人之生命財產。保存公理上之強權。使國家得以興旺種族得以強盛。國中子弟得以賴陶鑄之澤而各能成材。

此等教育之功。乃各人所共担任。無論法人南人。宜同心協力而爲之。則從此可以解決屬於一民族進化之各問題。至斯時也。諸君之功。可以告成。諸君之天職可盡。諸君既援一管筆。而贊助法國富強之業。東洋弘大之基。其功不誠偉耶。

屬余一人。則余方祈望得延我壽年。俾有一日。可從旁目擊夫余身從今日所經營之大事業之結果。前次余之西歸也。余自料無有重來之一日。乃不謂今復再履此可寶貴之國土上。則予適回憶前年予方投身於盧連境上幻雲迷霧之戰壕內。當此更深野曠萬象蕭索之時。砲聲聲而來。黑夜中。每一彈落地爲之紅暈。予身莫卜生死。只憑戰壕中之一片鉄甲。齋戒自己以預備超脫於無盡之鄉。斯辰也。心中畢收拾其平生所最歆慕之事物。羅於我前。以爲最後之陳設品。於此困頓時期內。予之感情又絕愛東洋。予又眷念予在東洋經營未成之事業。經一番回憶。予之眼光。幾若大放光明。一望透徹東洋將來莊皇焰耀之景象。其象維何。蓋東洋至斯時已賴大法栽培之力。而田疇井然。交通如織。火車之軌瀰地皆周。工廠之煙漫天而黑。商船隊能自製造航行於各海面。本國之人與大法人相與共事執業如同胞之兄弟。**而母國行將以寬洪之憲法。認許得以自治。蓋斯時也。人人皆知夫欲各屬地之盡忠以事母國。則當使之得施**

行其自由權。方可望其有日新月盛之光景。諸君乎。昨日之夢想卽明日之事寔也。予歆此歡迎之杯酒。予深祝我各報館。其將各援一手以構造將來之樓閣。予又祈禱東洋終得強盛。以爲大法國光榮之寵子。

◎年息四釐國債票之募集

大法國又再招募國債一萬兆佛蘭。已宣告於各屬地之民。何係有好心者。當出錢以買債票。一則可以助上國戰爭之用。二可以積貯成將來有用之巨款。斯期爲第三次之募集也。前者兩次供應者甚爲踴躍。我東洋之一境。於第一期集款者得八兆佛蘭第二期得二十兆佛蘭。惟望此第三期。當比前較倍。以其前此二期。惟南圻一轄之應買。占得多數。中北兩圻之人。多未之週知。故應者無幾。今政府已竭力鼓動。確知處處皆曉然於此義舉。人誰無心。豈不欲合資以應公義。夫此乃無量無邊之功德。我同人乎。鑄鐘造寺之福果。何以逾於出財以助戰場上之一兵一卒。使糧食充而用具足。可以掃除世界之公敵。而促一大國全勝之局乎。

今日之日。乃歷史上最關重之時期也。兩世界之民。皆一心齊力。以拯救人類。使之永脫離於殘暴德賊之手叚。凡有血性。孰不欲援手爲一臂之助。然助之之道若何。有力者或爲兵或爲工。以効力於沙場之上固也。若無力者。則當以自已之財產。代自已之膂力。此時期乃吾人以財報國之最好時期也。凡我有心人。其快買國債票。時期不我待也。愼勿過手失之也。

況乎我安南人。乃庇廕於三色旗光之下。幾十年來。沭保護國雨露之澤者居多。當國家有事之日。豈不奮勵鼓舞。隨其力之所及。以盡我報酬之義務。彼夫以忠誠對法國之顯證。想無以逾於此。

余今請略敍屬於買國債票關重之章程。

此際國債之徵集。炤從一千九百十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法國上下議院所宣布全國之律案。

一千九百十七年十一月初四日法國大總統旨諭如左。

第一款。自一千九百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開始。發行國債票。至十二月十六日爲止。

第二款。凡認許債一百西貫者。只納六十八西貫六錢。

第三款。利息炤自一千九百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起算。

第四款。銀款則由各銀庫遞納。或以郵局芒多遞納。或以各銀票。或以利息三厘半之國債票。而於一千九百十八年正月以前滿限者。此等銀票只炤一千九百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市上之銀價。

第五款。不收認每年利息只在四西貫以下之債額。

第六款。何係供得每年利息四西貫之債額。則宜以現銀或銀票一辰遞納於銀庫。

第七款。三百西貫之數額。則以現金或銀票遞納。

第八款。三百西貫之數額內。則納銀之法式有三。

(一)同辰遞納。

(二)分爲二期。則於每年利息四貫之額炤如左納。A 前期納十二西貫。B 後期納五十六貫六錢。

(三)分爲四期。A 前期納十二貫。B 次期納二十貫。C 一九一八年三月十日納十七貫二錢。D 一九一八年五月五日納二十貫。

此旨諭只定其大綱若夫詳明之程式則有財政部總長所通咨於各銀庫官之週知文。

▲東洋政府議會　今年政府議會已於十一月十三日集合於西貢開會時沙露全權大人讀演說詞。大旨如左。

今日之目的要在贊助大法國於戰爭期內。我屬地對於母國之義務。宜保存完全穩固。人民與政

府聯絡和好。宜竭力供給屬於國防上之要需。宜施行改良的政策。使東洋得裕全力以盡此後之仼務。

全權大人又謂因戰爭之局。而東洋政治上已發明正當之方針。今而後宜循此方針。以求達其目的。大人又歷舉今後所當整頓西南各官吏之理由。改革其從前之辨公事宜。使政治上易於進行。又欲議增西南各官吏之價值及俸餉。並使由各高等學堂出身之安南人。得以參預國家之政治。屬於經濟前途。則謂各營田家宜與政府合力。以墾拓境內土地。俾速成效。又歷舉政府及各商業家各營田家既同力經營而成就之事業。如太原之鉄路。商船隊之設立。巴黎之東洋經濟局。各檢農局之整頓。及各工藝廠之議立者。

其後全權大人復敍及對於本處人之政治章程。定開廣屬於衛生及醫療之各公所。使人民受賜。增高學級。改良西南之審判事宜。鼓勵墾荒之政。預籌方法以利用戰後退伍歸國之工兵。全權大人又提及國內之預防事宜。大人定此後行將委此重責于本處之軍隊。如赤袴兵及青袴兵者。

因此又談及太原之事。大人極贊軍隊之勇。並云最要者爲當整頓國中之警察事宜。

最後大人歌頌母國及協商系之軍隊。並祝望戰勝之局。

演說後。全院又擬分委爲四委員會。以查辦左之各問題。

（一）查辦公共預算表及鉄路事宜債款事宜。

（二）（三）查辦各地方之預算表。

（四）查辦其他各問題。如立商船隊及設保存文牘所等要題。

至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二）議完解散。